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卷十八

何

聚

字雍南江蘇丹徒人諸生有晴江閣集

范文子論

登焦山記

象山記

馬都督傳

參政塗公傳

馬生傳

楚壯士傳

孫

治

字宇台號鑒庵浙江仁和人孫宇台集

謝元論

祖述論

學古堂集序

鄭月庵先生傳

故僉憲葉先生白雲誌銘

十

章貞女墓誌銘

十一

陸元輔

字翼王江南嘉定人諸生有前德文集

春秋天子之事論

十三

陸桴亭論學酬會序

十四

送林衡者歸閩序

十五

竟名山記

十六

李鄴嗣

字果堂浙江鄞縣人諸生有果堂集

李斯論

十七

歷朝紀畧自序

十七

錢孝直先生兩都疏草序

十八

給事林爾庵先生疏草序

十九

周貞靖先生遺集序

二十

太常莊公遺集序

二十一

黃忠端公集序

二十二

續騰堂集序

二十二

證學雜解書後

二十三

書曾南豐唐德湖記後

二十四

卓氏傳經堂記

二十四

杲堂幽居銘

二十五

孝廉萬先生墓碣銘

二十六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二十七

陝西巡撫高公行狀

二十八

貴州巡撫李忠毅公行狀

三十二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八

范文子論

何 聚

晉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諸將皆欲戰。以文子諫乃還。嗣伐鄭。文子又止之。樂書與師濟河。聞楚師至。文子欲反。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憂。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楚敗。文子立戎馬之前。引周書惟命不予常。以戒其君若臣。及師歸。又曰。君驕而克敵。天益其疾也。是歲文子卒。明年晉有胥童之亂。殺三卻而樂書中行偃竟弑其君厲公。何子曰。水之將潰也。居地之下。必皆為魚壑。土人多謀決之一有識之士。預為筭隄而障焉者。愛其所居之地。不忍陷溺於水之將決。以自蹈於魚壑之禍也。文子愛所居。而憂憫乎土人之無識。其稱為晉君子也宜哉。或謂文子于鞏之役。不敢先入。讓其功于荀庚卻克。是固能免于患者。乃自鄢陵歸。至今祝宗祈死。事甚過。不存其身以謀甯國家。材識亦不廣大。此固不達於時勢之說也。樂卻怙其功。日益驕縱。晉侯以昏暴處其上。禍患將作。文子職非正卿。權不足以定亂。且世為卿士。其父武子勲在社稷。又不欲輕去父母之邦。其心之惓惓于君國。不忍立視其喪亂。賢于趙盾韓厥諸臣遠矣。姜維屢出兵伐魏。蜀人困苦。謀周作仇國。論諷之王猛。勸止苻堅。勿復事晉。維與堅強弱甚異。然皆以違議用兵。自致滅亡。人臣竭智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以圖君國也。後世固不可以成敗例論。乃當日之圖其成不圖其敗者。要必經畫其久遠。非徒爭乎一日之功利。而重恤其身家者。未足以與此也。譙周諷維用兵。終以勸後主降魏。此非可與王猛並言者。但使維早憂主懦國小。官侍蔽其中。能內撫其民。屏去邪佞。選建賢能。屯兵要害。而講武農隙。先自固以圖制敵人。蜀之勢猶可以日強。乃竟以用兵身與國俱亡。不亦可哀也哉。夫虺蜴蛇蝎。良醫間用以治疾。妄試之。未有不殺人者。虎狼之威。日出而攫人。人必計設。穿張羅毒矢以縛之矣。兵亦猶是也。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小得志禍遲而小。大得志禍速而大。張華贊武帝平吳。吳平。華卒蒙戮。時惟山濤引范文子之言以釋吳為耳。濤何亦見之早也。嗚呼。武王滅殷後。放牛歸馬。示不復用兵。而周運綿亘。秦銷鋒鏑。曾罷郡兵。議者謂秦之亡。晉之亂。由此。向使秦逆取而順守。武帝平吳後。不自驕淫。不立惠帝。賈后。秦晉何致速兆亂亡哉。

登焦山記

何子登焦山之巔。喟然太息曰。隆隆乎。浩浩乎。吾今而若有所遇也。童子文友顧而問曰。子由金山過北顧。登斯山而太息焉。斯山勝乎哉。何子曰。山之爭勝也。以人北顧。以梁武。金山以裴頭陀。斯山以焦隱士。斯山勝矣哉。童子曰。斯山勝矣哉。名何下。

兩山也。何子曰：是所處者限之也。北顧偏近城隅，金山當南北渡口，游人踵相錯，斯山僻處下流，非騷人逸士不登焉。名故下兩山，求其實。兩山雖甚宏麗，幽杳秀渺，斷在斯山下。況彼梁武裴頭陀，斯二人久已烟消露滅，隨江水以東流，而隱士歷萬古不磨。皇甫士安稱為叢皇以來一人，故曰斯山勝也。時同登者王北山都諫、吳襄宗孝廉、暨董子文友、賀子天士、程子千一，相與尋三詔洞，揖隱士像，盤旋乎山者久之。至日暮，咸喟然太息而歸。

象山記

屈岫横亘，與焦山夾江蹲南岸者曰象山。類象，故名。象，聳壁刻削，高十丈許，去地半有洞，足容百人。曰普賢洞，舊仄徑可盤入。後崩墜，魄石遂不可入。下普賢洞，近二丈左右，二小洞，皆足容十餘人。有屋三，注倚山腹，拓石巖，編茅屏，窮江水五六尺而止。種楹丹碧，石壁草木蒼靄，煥映。夾屋前後樹竹千箇，緣竹一室，壁開石窪，冬水涸，夏初水生，深得三尺。風從水出，今夏以旱暑毒殺人，余困甕室，坐卧無地，耳目閉塞，入茲山窪石中，涼颼清發，映人膚骨。山徑斗折，游屐罕至。有僧三人：一由儒保，一由縣尉胥役，從其師奉釋氏之說，其師據有北山者曰了修。了修，樸魯寡聞，見於戲江山勝境，樸魯寡聞，見與胥役儒保能據而有之。誦法孔氏者，獨弗能有也。或叩其故，余

國朝文匯

卷十八

二

國學扶輪社印

莫之解辛亥歲孟冬記

馬都督傳

馬都督名燦山西代州人。取軍功。歷官副將。鎮徐州。御士卒有恩信。能得其心力。以用。時四方大亂。賊馬光玉老相蓄息鄧襄日久。至丁丑歲春正月。率全軍合羅汝才曾劉國能等諸賊眾可二十萬。趨江北。長驅東下。自斬黃達江浦。所在告急。烽火迫逼。儀揚前鋒至安慶。安慶為應天巡撫張國維分地。援兵距濶。先是有詔以陪京江淮上下諸路。責之南樞臣。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宏濟等兼責兩淮巡撫朱大典。安池道史可法總兵許自強杜宏域並馬燦。隨機相策援。大典以護陵故。兵較眾。然先屢挫創。至是乃令麾下劉良佐援廬州。檄徐州燦軍援安慶。而可法早提兵營太湖城外。以身捍賊衝。賊遂從間道往桐城。燦奉檄急統所部兼程進。親突賊中堅。分兵左右夾擊。士卒奮勇氣百倍。鏖戰桐之羅唱河。大破之。俘斬無算。越數日。良佐戰於廬。時左良玉亦勒兵抵六安。與賊遇。其麾下羅岱乘勝疾擊。皆大破賊。是役也。諸路兵燦岱良佐及可法三將一道。臣功為多。南中得解嚴。而應天巡撫標將程龍潘可大陳于玉並陷歿。總理王家楨所遣劉昌祚援安慶者。竟逗留不至。燦受命守桐城。且責以入山勦賊。久之。論功擢天津駐防總兵官。已而進階右

都督移鎮甘肅等處。歲癸未冬十月。賊李自成攻入潼關。督師孫傳庭自劉死。秦中郡縣各望風迎賊。諸宿將若白廣恩、高汝利、左光先俱相率以降。陳永福者。屢戰輒勝。賊威名盛著。守汴城。以一矢射中自成目。是時亦降。燝先以傳庭令赴軍前。援勦比至。西安已陷。諸將既皆降。燝孤軍不能支。於是勒兵還鎮。道經鞏昌。召副將歐陽滾議約歸河西。調各堡口戍兵。嚴守皋蘭。保護肅。以徐圖恢復。滾如約。即攜家口從行。當是時。賊勢張。人心搖懼。燝飛檄四出。無一應。抵甘。距城數十里。巡撫林日瑞疑已附賊。先哨至。早閉門不肯納。燝遣使齎符印送日瑞。對諸將慟哭曰。若輩行去矣。吾獨有一死耳。燝哭。士卒亦皆哭。日瑞聞而信悟。急馳迎燝入。共誓死毋負國。日與商戰守策。未幾。賊將賀號三風子者。兵薄峽口。燝令副將郭天吉同滾率兵迎擊之。更令游擊哈維新都司萬岷為策應。賊遺書誘天吉降。天吉裂其書。與賊連戰新河灘。互勝負。尋賊兵日增益。天吉滾乃回兵入城。將調集番彝丁謀再戰。而副將崔竟以夜半援賊乘雪登城。燝見城破。急舉火焚家口。佩刀上坐。見賊指叛將崔罵曰。負國賊。死將戮爾魄。賊賀舉手向燝笑曰。今日何以奉教。先生。燝解佩刀與之。曰。以此教汝殺我。須用吾刀。因顧謂日瑞。我等朝廷大臣。止一死。更何言。隨起北向拜。趣賊速殺。速殺。賊竟取所與佩刀殺燝。並殺日瑞。賊更笑問天吉曰。峽口之戰。汝何雄。

今且奈何。天吉大罵不絕口。與垣俱被磔。滾闔門先自焚。維斯及都司高登科同知藍臺通判鄭安國亦自刎以死。時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也。

論曰。明祚之亡。未可盡謂無人。余宗人曰獻瑞。向占籍河西。誦述馬都督甚悉。自林郭歐陽外。同時負氣節者。流寓有舊肅州道劉佳貞。在籍間住有通判陳嘉績。知縣陸一桂。段自宏。皆罵賊死。總兵有羅俊傑。王汝金。趙官。副將有劉國柱。國棟兄弟。參將有哈俊。游擊有張應舉。趙用彬。呂成宮。任虎威。李如樟。楊威。都司守備有曹爾謙。趙宗祀。景桂芳。陳一魁。賀國麟。王家官。蕭爾華。蔡俊。世職指揮千百戶有鄭世壽。傅宏祚。毛國泰。趙應魁。汪世爵。又有生員吳伯延。童士楫。義民梁進德。烈婦董氏。皆各率家丁身親血戰而死。燬固有以激發之歟。抑其天性然也。大清順治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黃圖安列其名請卹。合之共三十有八人。余慟佳貞以下。盡朝廷擢棄弗用者。能捐軀以報國。取義成仁。假在位任事。更當若何。故特錄附傳末。用補他日史書闕遺。嗚呼。陳永福如不愛一死。其勲名甯不赫赫高一代哉。

參政塗公傳

參政塗公。名廓。字容宇。遼東人。讀書負氣節。兼善騎射。順治初。由生員擢知鎮江府時。江南新定。山澤多負固不率化。更將平定浙江福建廣東西。大兵日交錯。鎮江道

城中兵雜民居。公振紀綱。撫凋敝。招流亡。嚴法輯悍兵。不得滋害民。數持折總兵官。搗軍之費。奪舟楫。馬之役。措給各有方。客兵亦憚服公。毋敢騷然。煩擾民。以是安其室。而農工市貿。亦得各復其業。如故。先是。知鎮江者。數折辱諸生。公至。新學宮。朔望日。率諸生拜謁先聖。嗣登明倫堂。說書。問民利弊。宜興革者。施行之。居一年。以廉幹擢磁州參政。去之日。民頂焚香。遮道大哭。公亦哭。參政治磁。如治鎮。磁境外故多山。賊勢浸熾。參政曰。此緣地方官懼死耳。因糾合州兵。官往殺賊。兵官果懼不敢往。參政迺遂慷慨率家壯丁百餘人。挾弓矢。佩刀以往。或阻之曰。此武臣事。公職文。何往為。參政大叱曰。下為民上為國。殺賊何分文武。率百餘人。馳六七十里。遇賊前鋒。參政獨先躍馬入殺賊。賊奔潰。參政益追殺賊。數千級。一日夜馳二百里。越磁境。盤山谷。入賊老營。兩山環夾石門。參政獨奮勇先入。賊衆奔。參政遂殺入石門。血汚手。矢盡。馬力疲竭。無援。遂遇害。已而得其屍。神色凜凜若生。初。公在鎮江時。有賊聚曹山。夜寇高資鎮。公請總兵官發兵往救。總兵官以夜辭。公力爭之。得發兵。公先馳以往。禽賊首。賊潰解去。公歷任二。為政務持大端。不為煩苛。刑平允。然法立必行。不少撓。以殺賊死聞于朝。賜葬特祠。地方官歲春秋致祭。廕一子某。累官至江西按察使。而磁兵官論失援。以法誅。

馬生傳

馬生甯夏人也。幼工騎射。讀書曉大義。不喜爲經生制舉藝。見天下方亂。歎曰。誤天下事。制舉經生也。以任俠流落山東。河南北間。夙善羅汝才。高迎祥。李萬慶輩。羣賊渠作亂屠掠。馬生輒棄去。弗與游。嘗過朱仙鎮。拜岳忠武祠下。拜畢升祠。向忠武痛哭。乃爲文祭告忠武。其辭曰。吁嗟兮將軍。丁宋運之不猶。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蜚蜚肆其烽焰兮。狐鼠揚揚以鳴驕。紛總總以求和兮。惟中情之獨嗷。彼父兄且猶漢漢兮。詎忠良之是求。方與將軍成言兮。旋悔逃而易謀。謹奸邪之偏聽兮。昧戴天之大仇。吁嗟兮將軍。戰鬪疊以獲捷兮。期燕雲之必收。豺豕望望而竄兮。嘉陵寢之克修。痛金牌之屢詔兮。委廟社于荒邱。行中逕而烹麒麟兮。濟洪波而焚舟。慨豐功之中墜兮。竭心力而罹謫。瞻遺像而流涕兮。餘恨隨汴水以悠悠。吁嗟兮將軍。感余生其不辰兮。陷黑山而離憂。李威靈以降鑒兮。期力莫予神州。時明崇禎十三年也。是年。李自成困于靖函。河南諸土賊更蜂起。開州袁時中者。衆數萬。最雄桀。所部年皆四十下。健壯操悍。號小袁營。壽州賊蓋有袁老山。時中故號小袁營。以自別。十四年。時中度可衆二十萬。羣賊多渴附焉。時中汰去老弱。簡健兒分部各隊。是年。自成攻陷洛陽城。自稱關王。尋圍開封。破歸德。諸土賊多來附。勢甚張。督師傅宗龍敗元項。

城下尋又攻陷南陽。而汪喬年猛如虎。皆以戰死。十五年。朝廷命兵部侍郎某督援勦兵。援開封。自成復陷歸德。丁啟睿兵潰。朱仙鎮開封亦遂陷。時中與總兵官黃得功戰敗。以其衆合自成。自成許配以女。除歸德城外地。豎高臺十座。列騎張繡。徵梨園伶人十部。臺並奏樂技演曲其上。馬生乃往說時中曰。將軍視閻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兵興以來。王嘉允被誅。陽城高迎祥。劉哲。獻倬。闕下。混天王授首于祖大樂。黑殺神。飛山虎。擒殺于盧象昇。他如顯道神。爬天王。獨行狼等。擅號渠魁。凡數十輩。悉以怙逆昧順。身蒙顯戮。將軍視閻王何若也。附之為尊安乎。願將軍歸命朝廷。流勲名于當世。垂盛譽于無窮。何圖屈首依人。自取傾殆。去就之義。惟熟計而審處之。時中躍起曰。作賊豈本願。我獨不得傳汪二公歸命耳。孫督師阻域遙濶。丁公恐未足與共濟。奈何。君其為善圖。無兩相負。生于是走援勦軍門。拜伏侍郎前。力為時中乞降。侍郎乃索輸賂百萬為代請。生因極言時中實無有委積。且須四五十萬。生更反覆陳說。旁引王光恩。惠登。相常國安。高傑輩。能革故圖新。為朝廷天心滌血戰攻。並射塌天掃地。王張一川。劉國能殺身取義。諸大節慷慨涕泣。候軍門數日。因大言曰。時中為自成軍鋒。素有卻且。冠雄諸賊。將懷不竝立之勢。若諸路官軍進蹙其前。時中從中起擊其堅厚。自成可一戰擒也。異時閹部不從。萬盟軍說招納羅汝才。

俾賊至是可為近鑒。今失此機。生見神州陸沉矣。侍郎終以弗輸賂故。竟不為受。時中降十六年。自成計殺賀一龍。羅汝才。奪其軍。汝才大呼。恨未能從馬生言決降。固當至此。時中間之。益不平。蓋當許女日。時中已引軍去。賴亮間別營矣。至是復用生計。斬自成偽官。並游騎頭。送河南。巡按御史乞降。自成以軍攻殺時中。而小袁營以滅。自成部曲至百萬眾。馬生曰。我不忍獨自時中。因自縊死岳忠武祠內。明年京師遂陷。

論曰。亂難初作。賊渠畔服無恒。世多切齒言之。然馬生嘗導李萬慶降。萬慶者。賊中號塌天者也。襄城之役。卒能臨危致命。上報國恩。嗚呼。烈矣哉。賊非盡無良。在御之者耳。馬生生平唯稱生不自名。商邱令梁以樟述之甚詳。

楚壯士傳

楚壯士。年未二十。質穎然甚弱也。甲申秋。奉母來避亂金陵。或問其姓。曰。我楚人也。姓楚耳。問其名。曰。我壯士也。名壯士耳。家貧不能事生業。時乞食市上。以養母。市上人笑其顛。壯士亦笑曰。我顛也。冬十月。京營大閱。士卒擾攘。馳射擊技。直羣兒戲耳。閱畢。士卒奔散。壯士鼓掌大笑。笑罷大哭。哭罷走入場。場中列石鼓二。各重四五百斤。挈而壘之。雙手挾二石鼓。走場中。周數匝。還分列。再走堂上。取架上刀。可六七十

斤重。提走場中盤舞。舞罷又大哭。哭罷又大笑。先是金陵有焦游擊者。力耕以養母。暇嘗過演武場。挾二石鼓。舞刀。兵部尚書史公微服立堂下。固請從。焦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公曰。我能為爾養母。給之銀米。意甚厚。焦遂從公。充親丁。受守備職。後公督師。擢游擊將軍。而承天總兵官劉兆基。能馬上運鐵棍。軍中呼為鐵棍劉。赴承天。便謁史公于金陵。公表留之。署麾下前營。力不能勝二石鼓。勇亞于焦。而壯士力能勝二石鼓。勇竟與焦等。有言于馬士英者。召之。或曰。可得之以養母也。壯士笑曰。國賊爾。將取其血以淬吾刀。或曰。不如因之。壯士笑曰。既事之。何可刀為。亡去。是時。士英官大學士。居首輔執政。兼攝兵部尚書事。威焰烜耀。與阮大鍼相固結。屏逐忠正。九卿臺省諸要職。十七八出門下。市官買爵。晝夜擔荷金銀珠玉。候相府。惴惴恐不得見。雖市井無藉子。得士英歡。授總兵官。進階都督。魏然朱輪華袞。束玉帶。垂紫綬。直旦暮間耳。壯士貧甚。至乞食養母。竟不赴。召見。士英亡匿。後母死。或勸之走淮徐。謁督師。以貧故不能往。乙酉春。興城伯趙某募勇敢。潛應募。頃又匿去。江東張國維者。起授戎政尚書。建節開府金陵。壯士欣然來謁轅門。有偉男子鬚眉戟豎。繡服錦幘。佩刀坐轅門主謁。壯士敝衣冠。足跣。踉蹌破革舄。揖偉男子而進。偉男子顧而笑曰。是顏然者。奚謁焉。壯士奮起。取壁上勁弓二。並握。一開。二弓俱折。見者莫不驚羨。偉

男子竟不與進謁。至日晡。壯士忽發大哭。取所折弓。佯疾走去。次日有人云。功臣廟樹底。壯士以弓佯自縊死。死月餘。而焦游擊從督師軍。與劉兆基同在揚州陷陣以歿。

謝元論

孫治

晉元立國江左以來更十一世傳百餘年而不能克復神州者雖其君孱弱僅存其臣暴逆並起而不能不歎惜痛恨於謝元之失策也何也晉自劉石煽禍生靈塗炭中原大戰可得而數者謝元之淝水桓溫之壩上劉裕之關中三駕而已然桓溫劉裕志窺晉室豈復有再夏之大計關其念哉獨謝氏父子為晉室忠臣不於天喪符堅之際長驅河北克復京都而奄忽不振引疾求退吾以知元之失策而晉之不復能有為也雖然安於是時亦奏元為前鋒都督徑造渦潁而元亦降符朗據礪礪入滑臺屯黎陽而吾咎元之失策者何也蓋元之失策在於已欲住彭城而使朱序鎮梁國也因勝恬之敗張願之反而即退然不復振也夫乘戰勝之餘以經畧河北若以烏獲摧冰賁育拉朽而河朔關隴之人望王師之至者如痿者不忘起饑者欲得食當此之時有進而無退有鼓而無金而奪之何欲頓彭城而還淮陰也哉或以為褚裒北伐蔡謨以為不可未幾有代陂之敗殷浩北伐王羲之遺書諫止未幾有山桑之敗亦安見元之為失策也曰不然浩之罪在於利姚襄而生其叛心而北伐非有罪也襄之罪在於還師而失遺戶二十萬口而北伐非有罪也况襄浩威名不及元之萬一徐龕蔡裔之流不及朱序劉牢之諸人使鼓淝水長勝之勢以待草付將

亡之運。晉之恢復。可立致也。而乃為保淮之計。坐失事會。自是而起者。姚萇據於長安。慕容垂據於鄴。乞伏國仁之枹罕。呂光之姑臧。繼是禿髮蒙遜並起。南燕北燕並興。晉是以沒世不復。而擾攘以至於南北。誰實為之。或曰。子過矣。燕秦之萌起。遠亂元。豈得任其咎耶。曰。是又不然。苻堅有天下大半。慕容姚萇皆為其臣。使元直搗長安。則此諸人皆束手伏罪。効命之不暇。而又何得因時違會。肆然而為僭逆耶。抑吾聞古之成大事者。必有堅忍不拔之才。漢祖數敗而成帝業。魏武數敗而成霸功。即羊叔子失計於揚聲。陶士行識闇於張爽。而終為國之元勳。滕恬之敗。張願之反。曾何關於國之大計。而元即罪己求退。不復頓兵。尚可謂之有堅忍不拔之才哉。彼元者。可以勝不可以敗者也。吾是以知謝氏父子風流有餘。而大畧不足。明哲有餘。而犯難不足。內扼腕於道子。而外坐失於中原之掌握。使有識者安能不痛惜歎恨於千載之下哉。由是以言。晉之所以保有江左者。祖豫州規復河南之功多。而其不能削平河北者。謝康樂還鎮淮陰之計失也。彼褚裒殷浩。固無責焉耳。

祖逖論

世以劉琨祖逖並稱。而祖逖之功。非劉琨之所敢望也。劉琨在於河北。固為其難。而祖逖在於河南。似居其易。而吾以為祖逖之功。非劉琨之所敢望者。此不徒以成敗

而論。蓋就元帝過江以後之形勢而言之也。何則。當元帝之過江也。河以南豈復有寸土哉。祖逖以羈旅之人。從以賓客義徒。破樊。推討劉平。擊陳川。走桃豹。鎮雍邱而守之。而使石勒之凶殘暴虐。不敢過成皋而窺兵。其功豈不在晉諸臣之上哉。而琨側讓并州。徘徊荊土。即以猗盧十萬之衆。輕舉喪功。而身死於段氏。則逖之知畧。豈不什伯耶。夫自榮邱以東。芒碭以北。嘗為中國之樞。而世之得失。罔不由之。吳楚七國之變。有梁之堅壁。而後太尉得以有成功。楚漢之相持。有彭越在梁。往來為遊兵。而後漢得以破楚。假使晉無祖逖。則不能有河南。無河南則無淮右。無淮右則長江雖險。豈足捍敵哉。吾嘗謂晉臣功烈之最著者。莫如陶士行。而世所震畏以為非常者。莫如謝幼度。以二臣相提而論。而益以見豫州之不可及也。何則。江左建國在於長江。江之上流。最為要害而易守。而江之下流。難防。江之上流。是為門戶。陶龍驤之鎮荆襄。與陸遜陸抗之守西陵。一也。江之下流。自鳩茲之下。至於橫江。無在不可截流而度。故非淮南北不足以蔽之。是故吳築壽春。雖以魏武困於濡須之口。而高駢不出兵於淮泗。即以黃巢入采石而有餘。苻堅之敗於八公。與魏武之困於濡須。又一也。使淝水之役。不先命劉牢之以五千人直指洛澗。則豈能喪八十萬人之膽。而令草木皆兵哉。由是觀之。梁宋之地。為天下之所必爭。而滁和蕭沛之間。足以蔽江。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八

甲前集
國學扶輪社印

豈非形勢所然哉。邨父之屯芍陂。實為亡吳之漸。而元魏之不能逞志於江左。猶之魏武符堅也。然則邨之功在於復河南之土。陶謝尚不足以言之。而又何論於劉琨也哉。

學古堂集序

綺縠文繡。象犀珠貝。女工黼黻。以及百工奇伎。大率仰給東南。而能詩者古獨盛於西北焉。即唐之詩人而論之。高適齊人也。王維晉人也。岑參宛人也。李白生於蜀隴西人也。杜甫生襄陽京兆人也。推而溯諸江左。孫楚太原人也。諸謝皆陳人也。江淹濟人也。若夫始終北地者。自曹劉嵇阮潘左。以逮沈宋王盧之儔。更僕不能數近者。縉紳冠帶。文彥簪筆。大江以南。咸甲寓內。而詩歌之道。北地終抗而莫為下。蓋詩之為業也。崇者質。薄者靡。實者拙。第者纖。貴者剛。賤者柔。北地風氣悲涼。土俗勁直。其所長者。皆詩之所通也。其所短者。皆詩之所避也。且山川遼濶。津梁疲遠。公車制舉之言。或終歲弗及於境。士大夫世其學者。惟左國班馬及王孟李杜諸書耳。夫公車之業損。則風雅之事進。志一而性樸。氣強而力果。或間氣一鍾。必為詩之正宗也。歟。聖秋韓先生。以郭杜名家。績學譽聞。放浪江海。恍慨豪士。與上相賢將名炳丹青者。抵掌談說。不可一世。聖朝耆定。海入金閨。名益震。學日博。今所集皆與名公碩卿。

據鞍揮扇獻酬贈答所成也。雄渾高潔。蜚才炫秀。上自周漢。中迄建安。下薄六季。體無不臻。量靡弗極。五七近體。出入初盛。矜而不偏。宏而不肆。至哉藝乎。靡測其甚矣。吾覽古詩。盛於三百。然風之始。首關雎。風之終。成七月。皆周公之所詠。幽岐之自出也。粵千百年。獻吉氏復振拔邵野。龍驤虎顧。邊何諸彦。聞風奮起。然則詩必以北地為宗。而秦風尤其雄鷲者歟。今韓子繼獻吉之後。而纂其緒。烏鼠差我。漆沮交絡。土風所萃。信有徵矣。茲並出其秘笈。志傳序記。碑銘書牘。雜著諸種。與衍奇譎。將追述於龍門扶風之間。則又高岑李杜王孟諸詩人所不能兼。而獻吉氏與為弟昆者也。夫泛三江者。不知洪河之廣且深也。陟天台者。不知二華之萃且崇也。仰秦川之浩淼。俯西京之鉅麗。不得其門而入者。請讀韓子之編。以為歸。

鄭月庵先生傳

月庵鄭先生者。諱尚友。浙之錢塘人。中崇禎辛未進士。起家長樂縣令。六載考成。授工部主事。然以撫字勞瘁。往推荆關。至中逢嘔血。未及歸里門。劇於京口。卒於姑蘇卒之日。囊無遺資。棺槨不給。賢哉賢哉。先生真廉吏也。余父復庵。受業先生門下。予為童子。嘗辱先生賞識。知已之感。未嘗敢忘。先生娶葛夫人。生五子。曰儀。曰偁。曰儼。曰侃。曰億。皆好學。不幸短命。繼娶水夫人。生子一曰位。位少而孤。讀書力行。有父風。

又執經於予。一日以其母水夫人之言來告曰。願先生傳之。予曰。是吾心也。先生祖與父皆布衣。至先生發憤力學。湖南萬司農見其文。大奇之。始萬與鄭兩氏有隙。及是。司農曰。鄭氏有子。吾終當成之。以故為萬氏入室弟子。先生艱於童子試。數不利。然卒不以其挫其志也。司農罷官家居。弟子益進。先生之力居多。司農往視楚閩兩學政。所拔奇士。不可勝數。多屬先生鑒識者。世以為萬氏知人。先生戊午舉於鄉。益下帷講業。不輟。從遊者歲著牒十百人。故湖南有萬鄭之學。先生之吏長樂也。其徵收之賦。減前令十之七。曰。為民父母。豈以是漁利於民。邑嘗旱。先生往禱。雨輒隨車而注。以是為常。故民呼為鄭父雨也。邑有毒草。食之輒死。闢者俯而食之。卒不免。先生設法禁之。又募賞刈草者。日捆載至縣堂。至絕根株乃止。嚴耕牛之禁。邑無食牛者。先生矜惠下民。而於豪強不少寬假。有上舍某某橫甚。自功曹伍伯。無不為其耳目者。先生必置之法。視事六載。心益悴。而目益黑。懷宗皇帝時。於守令之優異者。往往陞見。先生至上前。口稱知縣。其樸誠如此。帝矜而憐之。然不得異數也。先生至部之三月。即有荆關之命。當達之人。亦憫先生勞苦。欲以是為先生地。而不知先生病已至於死也。先生居家孝友。事父少有不悅。必長跪數四。得其歡心。水夫人言曰。吾不及事翁。而猶及事吾姑。姑在堂。未嘗疾言遽色。雖甚怒。必和顏以進。姑死。卧於殯。

側者適年。姑葬哭於墳側者適年。所得束脩必與爾伯部署無絲毫留於墮內。予侍爾先人之官舍。與爾嫗輩。一唯布素。不令有華飾。其家政如此。於予。先生居家為古孝子。教授弟子。一以誠意正心為務。為古學者。其涖官也。專志忠君愛民。為古良吏。是可傳也。先生既死。水夫人撫其孤。養與少子。既貧且困。永以終身。而位力行如古人。不墜家學。尤可不朽。

孫治曰。吾請司馬達循吏傳。如公孫僑西門豹。皆次其逸事。以為興利除害。蓋未之有也。若如長樂之實心為民。豈可得哉。念為廉吏之子孫。食貧而少子苦志力學。勢必奮興。天道恢恢。豈曰不信。至今長樂之人思之。如桐鄉之於朱邑。而弟子奉其祠於學宮。永世俎豆。有以哉。有以哉。

故僉憲葉先生白雲誌銘

僉憲葉先生者。生而豐頤廣額。口潤二寸許。自負奇士。余猶及見先生。是以知其人之為非常也。戊午舉於鄉。屢射策不第。庚辰謁選。得江右之甯陽令。初公之在鄉也。有凶暴惡子揭竿而起。省會震驚。公為坐策騷除之。撫軍以下多奇其才。疏其名於天子。及是至政事堂。太宰曰。吾見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孝廉有四人。宜以繁劇地展其才。公故得巖邑。策馬而前曰。賊半天下矣。即得一城。猶可盡忠以報國。何憚焉。甯

陽處江右東偏山連東粵水接章江盜賊窟穴其中且賦役繁騷罕是邑者往往報罷無有最者公下車即引邑之賢士大夫耆老之徒開口鉢目爬梳利害邑之政事無不具舉其大者在乎嚴保甲之令責堽庫之弊興挽輸之運積永盈之倉隄達湖之水甃上泉之井至於推轂賢士折斷疑獄邑之人號為神君不能殫述也邑有新舊兩城皆累垣頽圯公捐俸不足集家產得八百緡署大道傍倡民樂助屬畚下砌飛鉤樺泥不數月而崇墉改觀武庫貯軍器多朽腐不堪公為繕治鎧仗劍戟之屬無不堅利又募健兒壯士分置各鄉教習稱精兵焉凡禦寇數次而甯邑賴以獲全癸未李閩壓境吉袁臨瑞所在割挈馬兔而走公曰事急矣吾為天子守城誓必死乃輿櫬於中庭而開邑之新舊門十六竇令婦人去者聽而俾丁壯共守焉於是向所召募銅甲軍三百與練習鄉勇三千皆分布各關堡自為守護急則首尾相應公晝夜登陴鬚上冰咯咯不能下父老慕義攜杯酒為之飲曰使君為國亡軀一至此乎賊渠帥聞其戒嚴也而去明年秋賊屯烏羊坑公集勇士銜枚出境不五日而羣黨殲焉斬首二百生擒渠帥十五人捷聞臺使者以下無不交章上言甯邑治行第一可大用朝議咨取有日矣以失貴陽相意移吉安水民歌舞其德為設祠使世世祭祀不絕以報公德吉安之人亦望公一至其邑公遂歸里門矣亡何東南士大夫

無不以為公可屬大事。遂授公江右按察僉事。公既以不得行其志。又稔知時事不可為。辭不起。遂披髮入南山。如佯狂者。日歌哭於陌上。人問之。不答也。明年夏。江東失守。兵遂長驅抵婺。攻城急。公慨然曰。余生為明臣。義不辱。乃肅衣冠北向再拜。投項村之崖而死於乎。公有王尊張敞之才。而不盡其用。既而殉節以死。非不幸者矣。公諱向榮。字鍾日。浙之婺州人。大父某以鄉進士至州判。初為順昌令。有異績。父某贈奉議大夫。是為桂襄公。所為好行其德。君子也。桂襄公娶王宜人。實生公。繼娶張宜人。生公弟向曜。直指君。公初配倪宜人。繼配周宜人。丈夫子四人。永圻。永垓。永埏。永堪。皆周宜人出也。埏先公死。圻後公死。圻垓堪皆博學能文。堪為直指君後。公死數年。其子垓以狀乞予銘。其幽銘曰。

丹浦瀟瀟。公不死。長山嶸嶸。公不滅。千秋萬世。何以慰公。勒此片石。以為公宮。

章貞女墓誌銘

貞烈女章氏。錢塘馨如里人。先世自會稽徙錢塘。有東樓公者。育於許。再傳至雙橋公。生貞烈。皆蒙許姓。至貞烈之姪諸生國琦。請歸於宗。故貞烈宜稱章氏也。貞烈生而端敏。父母絕愛憐之。六歲。同里蔡松為其子九經相攸。貞烈年十七。九經以不得志於有司。病且死。貞烈聞訃。引剪刀自刺。亟救得生。生則給其母請弔於蔡。母則與

偕往。及至蔡。哀慟行婦禮。遂辭母登姑氏樓。勸之歸。則截髮以誓。已而闔門苦坐。寒暑不變。所卧榻不張帷。立兩扉。晨昏持鑰自啟閉。其嚴整如此。貞烈既終九經之制。事翁姑尤謹。念蔡氏之寡弱。勸姑為翁納。遂生九思。又蚤殤。其哉蔡氏之不天也。其姑疾篤。貞烈刲股以進。未幾及其翁。遂相繼亡。貞烈哀毀不欲生。執二喪皆冠練倚杖。隱拜帷內。如人子。不忍以無嗣恫舅姑之心。斯所為禮以義起。蓋其孝也。自貞烈之至蔡也。所與左右者。惟女婢一人。僮僕無敢望見顏色。諸親屬有欲見者。必為門以語。春秋出祭蔡氏塋。必命弟姪與俱。家甚貧。倚女紅自辦。晚乃賴諸姪稍稍致饗殮。以歲之大祲。里中賢者奉粟米致堂下。必再拜強而後可。諸有司貴人命隸人齎錢帛到門。貞烈往往不欲受。其天性高潔又如此。篤志西方之學。時誦咒咀不輟。以此為常。於乎。貞烈春秋八十有七。其以女氏往蔡已七十有一載。自彤管以來。豈多見哉。昔有女子叔先曹娥實救父。以顯奇節。而梁高行曹陶嬰齊共姜漢班惠皆以未亡人喪所天。未有號焉一女子。執節歿世如貞烈者也。貞烈生隆慶庚午六月九日。卒於今丙申三月十有二日。又明年戊戌國人謀為建坊。而其姪章琦先生將穿蔡子之窆合葬焉。頓首於不佞曰。微子無以銘諸幽。余為先節婦揚之末孫。每聞節概之事。未嘗不潛潛淚下也。況於貞烈哉。先節婦葬於南山之慶樂園。與貞烈之墓。

中台山陽相望。遂為之銘曰。

天醜下土。實生女師。靡人不夷。女獨於罹。女而不婦。無夫有寡。喪子有子。拜翁及姑。孰鳩暮宗。而鞠其凶。俾以長世。亦罔念窮。執節末世。古處以風。於乎貞烈。其累千祀。湖水清泚。南山嶺巖。於以求之。同穴雙止。我銘斯石。於墓之傍。女則未亡。蔡亦永康。凡百君子。此焉傍徨。

春秋天子之事論

陸元輔

天下有王則治。無王則亂。無王者非無王也。有王而不知尊而竊其柄。是無王之道也。苟無王矣。非其秉尊王之志者起而救之。則亂賊將比肩接踵於天下。然救之於未不於本。救之於跡著。不於幾先。則又無以杜篡弑之階。而尊王之志終不獲大展。故聖人志在尊王。則不得不誅亂賊。誅亂賊則凡諸侯大夫陪臣之無王而行者。皆在所誅。誅無王所以杜篡弑之階。而申尊王之志也。昔孔子懼亂賊之篡弑。而因魯史以作春秋。說者謂以賞罰之權予魯。孟子則以為天子之事。何也。蓋周之盛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敵有。作福作威王食。以凶害于而家國者。夷厲以來。雖王室不競。而其事權固在也。自驪山弑洛邑。遷於是尾大之勢成。而事權一出於諸侯。漢梁會。雖澤盟。於是耦國之形見。而事權一出於大夫。竇王竊邸。費叛。於是萌隸之氣張。而事權一出於陪臣。夫出自諸侯。此隱桓莊閔僖之春秋也。其時會盟朝聘征伐刑殺之事權。聚於齊桓晉文。而天下不知有王。出自大夫。此文宣成襄昭之春秋也。其時會盟朝聘征伐刑殺之事權。聚於六卿三家。後甯田崔魚華之屬。而天下并不知有諸侯。而無王為甚。出自陪臣。此定哀之春秋也。其時會盟朝聘征伐刑殺之事權。聚於陽虎南蒯侯犯佛盼弗狃之屬。天下并不知有大夫。而無王愈甚。

孔子將挈事權之旁落於諸侯大夫陪臣者。遷之天子。故春秋一書。初詳於治諸侯。繼詳於治大夫。終詳於治陪臣。詳於治諸侯。則抑諸侯以尊天子。詳於治大夫。則抑大夫以尊諸侯。詳於治陪臣。則抑陪臣以尊大夫。尊天子固尊王也。尊諸侯尊大夫。亦所以尊王也。惟其志在尊王也。非特加王於正。係王於天。王不稱名。以明其尊無二上也。凡諸侯大夫陪臣之私相會盟朝聘征伐刑殺者。皆書而貶之。以著其無王之罪。而杜其篡弑之階。是故會盟有同欲相信。彼善於此。如盟於葵邱。會于蕭魚之類是也。春秋書之。例與國援成亂者等。而均謂之無義會。義盟朝聘有舒禍結好。彼善於此者。如鄭伯如晉。甯俞聘魯之類是也。春秋書之。例與事變篡篡者等。而均謂之無義朝。義聘征伐有抑強扶弱。彼善於此者。如師于召陵。戰于城濮之類是也。春秋書之。例與貪兵憤兵者等。而均謂之無義征。義伐刑殺有誅叛討貳。彼善於此者。衛殺州吁。鄭殺子華之類是也。春秋書之。例與愎諫說大國者等。而均謂之無義刑。義殺無王而行。其事雖善。其心實敢與忍也。敢與忍。是篡弑之階也。春秋不原彼善比而誅之。使天下諸侯大夫陪臣知無王而行。其流為篡弑。彼弑君三十六。不過效之已彰焉耳。此所謂救之於本。不於末。救之於幾。先不於跡著。而申其尊王之志者也。故曰天子之事也。或曰春秋尊王。則貶諸侯大夫陪臣之無王足矣。乃於天王之

歸贈歸舍錫命求賄求車求金。一一自言其惡。甚且王不稱天。惡在其為尊王乎。不知天王以禮自正。然後可以正諸侯。大夫陪臣之僭竊。歸瑁歸舍錫命。則嫡妾無辨。篡弑獲寵。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矣。求賄求車求金。則貢獻既缺。財賄是亟。而卑體喪統。自王朝始矣。故書而貶責之。使天子自正以禮。夫王有禮則尊。無禮則卑。貶之責之。所以致尊之之實於王也。王既有尊之之實。彼諸侯大夫陪臣可不勞而服矣。嗚呼。此孔子之一治也。

陸桴亭論學酬會序

戊子秋。求友婁江。獲締交於桴亭陸子。桴亭之為人。心醇而氣剛。志廣而才密。日與二三同人相鏃厲者。無非內聖外王之學。世俗悠悠。毀譽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故三吳有識之流。莫不拱手推服。所撰著。有思辨錄等書。發明天人性命之理。旁及律曆兵刑農田水利之務。皆足明體而適用。繼往而開來。若論學酬會。不過吉光片羽耳。非其金鈞也。三韓白林九使君見而悅之。以為微言久絕。是編乃學道之嚆矢。遂鐫梓以廣其傳。刻成。桴亭請序於余。余惟儒者之術。莫大於明理。明理之功。莫先於正學。然非朋友更相酬會。以求至當之歸。則亦無以正其學而明其理也。考之經傳所載。慎修思永。知人安民。禹皋之酬會也。五事八政。皇極庶徵。其武之酬會也。若德

不降。鳴鳥不聞。周召之酬會也。以至孔子為曾子說五孝。為子夏論三無。為子張言游之徒。論郊社禘嘗射鄉食饗之禮。孟子為齊梁之君陳王道。為滕之君臣言學校井田。為告子萬章公孫丑之輩。談性善義內養氣知言。孰非所以酬會而論學者乎。降及漢魏。聖道晦冥。所賢難者。祇名物之煩文。詞章之小技。如鄭康成會趙商陳思王會楊德祖之類是已。迨關閩大儒興。於是絕學再振。程明道與張橫渠酬會而定性之說者。伊川與楊龜山酬會。而西銘之義明。朱紫陽與陸象山張南軒呂東萊陳同父諸公酬會。而太極無極王霸義利之辨。無不曉然白於天下。此數君子者。豈好為辭費哉。憂夫說之不詳。將無以正其學而明其理也。今之人則異於是。羣居終日。游談無根。周規折矩者。反訾為迂愚。陳禮說詩者。共目為怪僻。嗚呼。鸛鳴笑鳳。蜉蝣嘲龍。人心之惑也甚矣。世道之喪也久矣。不有大儒。何以救其後。梓亭以一書生。出其迴瀾之力。障百川而東之。與陳言夏江虞九盛聖傳輩。微言高論於荒江老屋之下。且二十餘年。厯滄桑而不變。非獨立不懼。以斯道為己任者。能如是乎。是編即未盡體用之全。亦可得其為學之大都矣。雖然。居今之世。為聖學者固難。深知而能傳之者尤難。使君於梓亭之書。見之恨晚。錢梓流布。嘉惠後人。是心也。即古聖賢之心也。異日豪傑之士。覽是編而興起。相與講貫推明。共臻大道。以接孔孟程朱不傳之

緒厥功甯有量哉。故君子不但多梓亭而并多使君之為政知所先後也。余弱冠有志四十無間。方早夜孜孜。謀盡讀梓亭思辨諸書。以補息黜。快觀是編之先告成也。遂不終辭。而為弁數言於首簡。

送林衡者歸閩序

昔孔子以上哲之姿。可不出戶而知天下。然其問禮也。必適周。問韶也。必在齊。惟頌得所。必自衛反魯之後。使孔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太史公西過崆峒。北游涿鹿。東至於海。南浮江淮。歷覽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跡。與其豪俊交游。然後歸而作史記。故其文疏宕有奇氣。使終老龍門。耕牧河山之陽。雖執筆學為如是之文。不可得也。由是觀之。游不羣重矣哉。後之學者。則不然。詩僅叶聲韻。則曰我漢魏盛唐。文粗曉布置。則曰先秦兩漢。一室之中。妄自尊大。譬如醢雞坎蛙。不知甕外之有天。井外之有海也。其好遊者。則又伺候侯門。奔走勢途。柔面巧言。脅肩諂笑。以苟得厚賞為快。此比之閩戶稱雄者。且遠不逮。況古人之游乎。莆田林子衡者。敦行種學。才氣過人。兵興以來。棄去制舉業。務為詩古文辭。寂寥短章。壽容大篇。皆引物連類。窮形盡變。蓋幾幾乎造其堂而嚙其臠者。然自視欲若不足。恐僻處甌越。未能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於是踰仙霞。渡錢塘。入武林。

汎五湖。以至於婁。且將造建業。廣陵。漸窺中原之勝也。余館於婁東張氏之七錄齋。邂逅一見。如舊相識。有札僑紆編之風。是時陸桴亭許九日侯生武功及醉李徐次桓咸在。相與論文章之源流。別體裁之真偽。接席連牀。劇談忘寐者。窮晝夜。間有所作。指摘紕漏。應時改定。林子凄然執手言曰。吾離鄉以來。接人至多。未有如五子之莫逆者。今行矣。山川閒阻。會合無常。欲求心交。恐不可再得。為之奈何。余五人為默慘不語者久之。且謂余曰。文章正派。間在礪城。子試以告我。予為述鄉先輩之言古文。率汴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剽剝形摹。縮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率汴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取為功。自然為至。比擬荒謬。造作纖巧。則曰此非詩也。林子心題其語。嗟乎。今之君子。有不自滿假。跋涉三千里。訪道問業。如林子者乎。有不為利游。樂與素心人晨夕講論。如林子者乎。吾知其見益廣而學益博。識益正而氣益奇。異日著作。雖不敢妄擬孔子。以方太史公。庶乎可幾及矣。然吾聞七閩為楊龜山朱考亭倡道之區。真西山陳北溪聲靈昭而明之。故其俗比戶詩書禮樂。有鄒魯遺風。石齋黃先生後出。亦能以忠孝大節。風動海內。今林子既生於其鄉。又素執經石齋。而與上下議論。則所以興起絕學。無負師門者。應自有道。非僅僅詩文之追古而已。試歸而更求之。壬辰端午。題於婁東七錄齋中。

竟山記

夫人性各有所近。性之所近。而嗜好出於其中。則所見無非是物矣。故庖丁之解牛。非養生也。而道家以此得養生。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非書法也。而藝家以此得書法。蓋性之所聚。而心聚焉。心之所聚。而形成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仁者知者。豈能日徜徉於波流之間。登躋於峻巖之上。以是為愉快哉。蓋知者之性。有似於水。仁者之性。有似於山。故淡然而清。凝然而峙者。時與目遇。淅然而鳴。響然而奮者。時與耳遇。變動而不括。鎮靜而有常者。時與神遇。則雖端居一室。與徜徉波流。登躋峻巖。固不異也。況物形之類於山水者。介乎前。其愉快又烏可已耶。今夫天下之山。至於終南而觀止矣。然昔之人。有以終南為仕宦捷徑者。是其心神耳目。役役於名利。豈復知有所謂山也哉。若金陵東山。塊然一土阜耳。高人逸士。往往攜友追游。樂之終身不厭。故樂與不樂。在乎性之靜躁。而不在乎山之是非也。吾師李二華先生。承其父華璧公之家學。又生神廟盛時。及邑中耆宿。而與之游。故自少至老。一以聖賢為師。非言勿言。非由勿由。非書勿讀。而浮雲之富貴。毫不以動其懷。小子常侍函丈。盡乎可親。如春山之明媚也。凜乎可畏。如秋山之肅穆也。先生其有仁者之心乎。宜其起居飲食。所見無非山焉。而宅之東北隅。適有累土。

以成山之形。觸目會心。遂名之曰竟。是山植木其顛。種蔬其麓。於時登臨。於時游息。蓋不知先生之非山。與山之非先生也。崇禎間。嘗與錢越。凡林孝尼。蘇長侯兄弟。從先生攀援而上。四顧郊原。人物殷繁。至廬密叢。有太平遺風。曾幾何時。而滄桑變易。向之風物。已不可再覩。即同遊諸子。亦凋零過半矣。而先生與此山。獨歸然如魯靈光之僅存。非至靜焉能如是乎。然是山也。峙練祁之陽。為新涇里之望。新涇陸馳車馬。水通舟楫。達官大賈之過其下。不知凡幾矣。未聞有以山儼之。而暫為停驂輟棹者。先生乃樂而忘疲。與世俗異。故知其有仁者之心也。山之繇始。王晉卿嚴水思兩先生叙之已悉。某故不言。而記先生之性。與山相近者如此。

李斯論

李鄴嗣

余讀史記李斯傳。言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將西入秦。辭於其師。而斯所言。惟在爭時赴利。羞卑賤。厭窮困。反覆辯口。而卿曾無一言半辭。送其弟子。卿真無情哉。已復再讀。至斯為丞相。置酒百官前。壽斯。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而後知卿之教其弟子在平日也。夫斯之才。在諸弟子中。固當傑然自見。且其志在馳騁。度六國俱不足事。惟當用秦。然盡斯之才。必能帝秦。亦必能覆秦。而斯貪持富貴。亦必至殺其身。而後已。故卿以此語數相告誡。至斯異日。尚不忘卿於斯。不可謂無情矣。今將與師遠別。宣言入秦。乃徒倚其辭。矜其色。揚揚氣盛。畧無退然。請益之言。凡斯生平所學。與得聞於師。已顯背之。以此人之才。而始出。即如此。其足自禍禍天下。益可信。故卿遂默不發聲。但聽使去。蓋至是。而卿始絕斯矣。余觀荀卿書。其論秦曰。地廣乎舜禹。威強乎湯武。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凡用儒粹而王。駁而霸。秦無一焉。而亡秦之喪於二世。卿已盡言之。俱為李斯而發也。而斯所以用秦。竟若舉券而合之。卿之言曰。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不可勝悔也。斯之喟然而嘆。亦知蚤悔矣。然竟持爵祿之重。聽高邪說。自謂不能死。而卒蹈於酷死。不亦哀哉。或曰。物禁太盛。卿既言之矣。然持

滿執盈。古人之道。卿何不以教斯也。余曰。卿嘗述夫子之語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豈斯獨不聞乎。嗟乎。李斯始羨肥鼠。終死狡兔。斯之耽耽富貴。至死亦禽鹿視肉耳。斯其猶人哉。

歷朝紀畧自序

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猶天有一陰一陽。相為倚伏。其端甚微。故一朝盛衰。所兆。其置廢不過一二事。其舉黜不過一二人。而治亂即判焉。宋范祖禹有言。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此辨之不可不蚤也。學者讀涑水通鑑。苦於汎濫。未能得其要領。涑水前有目錄。復做史公年表體。事俱橫列。不便徑覽。暇時因為釐正。作歷朝紀畧一卷。每朝舉其事之最大者。參以甲子。而書法即寓焉。以授兒輩。使日置座上。蓋學者論史。必通於帝王以前。始知致治之本。必通於漢唐以後。始知濟亂之用。不可廢一焉。況吾曹今日讀史。即當如臨事謀國。置身事變之中。而得其要。曰辨緩急。知先後。二者斯盡之矣。然有當謀之於未急之先者。有當謀之於既急之後者。有當謀之於至急之中者。晉武帝既平吳。郭欽請乘其兵力。盡遣內地雜胡於邊。武帝不即用。遂成五胡之禍。若郭欽者。可謂謀之於未急之先者也。唐肅宗已集諸道兵。李泌請先收范

陽斷賊歸窟。肅宗不能用。遂成藩鎮之禍。若孝泌者。可謂謀之於既急之後者也。唐德宗以兵變將奔奉天。姜公輔請召故涇帥朱泚從行。德宗不及用。朱泚遂乘其亂。若姜公輔者。可謂謀之於至急之中者也。前輩三原王端毅公。老而好學。在留都。公出。有狂生遮道呼萬歲。公退以語客。客曰。宋張忠定公在蜀。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張公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閤。謝賓客勿通。精思數日。以語客。客不答。公更問。乃曰。張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公曰。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是以觀於張忠定公。可以知應變之才矣。觀王端毅公。可以知讀史之法矣。

錢孝直先生兩都疏草序

吾鄉以忠孝世其家。稱錢忠介公之門。忠介公諸父曰孝直先生。其大節最著。先生之言曰。自功利之毒。淪人骨髓。乃有書破萬卷。位極三公。而未識君父二字者。余謂若先生則其一生所識。顛沛生死寢食於中。獨有此君父二字耳。先生子光緒。嘗取先生遺集中。北都二疏。南都三疏。別為一卷。請余序之。蓋先生父諱若虞。以進士歷官臨江太守。臨江公善治盜。所具獄論報稍嚴。開府奏其狀。目為酷吏。當奪官。會有以蜚語上聞者。神廟大怒。命刑官以法外處之。論罪至死。坐繫南昌獄。時先生尚在。

乳下。更數歲。從父受經獄中。知大義。輒晝夜號泣。誓得以身代父。諸公憐之。然莫能救也。歷三十七年。先生骨枯涕盡。已得中進士。始草一疏。請身代父死。當事謂上意終不測。倘疏入。翻速父命。奈何。先生聞言。益長號。不復對廷策。惟日著罪人衣。帶鉄鎖。哭長安市上。更三年。諸公益憐之。及憲廟即位。先生始更草一疏。白父冤。幸報可。臨江公竟得破械歸。四明年。將八十矣。先生復得盡色養者三年。既而先生自刑曹出為甯國太守。以不能阿世罷歸。未幾而甲申之禍作。先生自謂每念先帝遺詔。痛不欲生。今觀南都諸公。其意中似不以三月十九事為人間大變者。吾雖老廢。終不敢忘國恩。即走闕下具疏。謂今日朝廷。惟當以討賊復讐為第一事。若握此為柄。即百事有綱。若懸此為號。即萬心齊奮。惟望皇上灑淚誓師。神鋒立決。舍此更無第二事。上曰。此等語。已習聞之。但當云有何異謀。可足兵食。先生再疏曰。臣書生。殊不知欲足兵食。別有異謀。但知皇上能決策親征。則江南無人非兵。無地非餉。上意以為迂漫。畱之。先生更具第三疏。即格不得上矣。未一年。先生聞南都失守。即閉氣而死。蓋先生兩都疏草大畧如此。余嘗謂先生北都二疏。方舉一世怡然安於君父之常。而先生獨以身圖其變。此先生之難也。南都三疏。亦方舉一世怡然安於君父之變。而先生更欲以身圖其變。此先生之益難也。或曰。先生為父。四十年僅兩疏。其一得

上先生為國兩月具三疏其二得上是何其不同也余曰嗟乎凡先生一緩一急俱其苦心極慮之所出也方臨江公初下獄上怒甚不可解諸臣言其枉皆得罪相當軸者緩其獄始得長繫及嘉廟初年事息三朝而言者尚不止自非先生積誠慘怛可通鬼神不足以迴天怒而下動諸公之心故須遠循哀請之雖四十年二疏而不得以為遲遲也若南都初立先帝大痛在人普天憤結朝廷急當鼓其朝氣以乘普天之朝氣及其鋒而用之若稍延時日即諸將日增其驕諸臣日增其閼國事即有不忍言故須翻覆痛陳之雖兩月三疏不得以為汲汲也然先生常念父冤終不白後必至斷氣獄吏之前曳屍圍牆狼藉行路身是負血性男子使父遭此末後一節豈得為人此先生所以望與陳圭同日死不敢望與吉盼同日生者也至甲申之禍先生輒自謂魄已離魂生不如死及江南隨陷使先生見此末後一節較諸死父之悔相去更若何先生豈甘與褚淵同日生乃不與顏見遠同日死耶嗟乎何子平言人子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方先生請以身代父死歐刀在前棺槨在後固已甘之若飴豈謂更得奉八十老父出四十年幽靈黑阱重見天日父子生入里門萬死不恨異日尚得以無恙體髮下報君親手題片碣曰崇禎遺老之墓先生於忠孝二字可謂能自盡矣嗟乎嗟乎悠悠目前亦有稍知此二字者但君親情事一不得

仲。僵活人間有賴無訛。是尚敢讀先生之書哉。是尚敢讀先生之書哉。

給事林爾庵先生疏草序

鮑司隸之言曰。國家危亡。藉有大儒骨鯁者。艾魁壘之臣。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而其言用不用。遂為天命去留之分。國脈絕續之判。誠甚重也。余嘗讀尚書詩大小雅雅春秋諸傳。及他史冊所載。身遭喪亂。人臣憂國之言。每於前事能追言其釀亂之本。於當事能具言其致亂之詳。而於後事則能豫言其亂亡之極。使國家試用其人。尚可迴既去之天心。延將絕之國脈。而終徒見諸空言也。謂之何哉。昔者諸葛丞相生於漢末。其時赤九數訖。火德既衰。而昭烈皇帝兩世。能惟其言是用。於是劉氏得季興。文丞相生於宋末。其時宗社覆亡。寄國海外。而南宋君臣。未嘗一用其言。於是趙氏遂亡。譬諸醫者治病然。諸葛丞相之扶漢。猶秦越人之遇虢君也。雖見其太子陽絕陰破。尸解半日。已定死而竟得不死。則惟其言之用也。文丞相之仕宋。亦猶扁鵲之遇齊桓侯也。雖見其病已在腸胃。已在骨髓。尚可活而終不可活。則惟其言之不用也。夫同一越人。非其術驗於虢而不驗於齊也。其言有用有不用。而死生異焉。斯則可太息者矣。自甲申之難。南都既陷。會稽始建行朝。亦是國家危急之時。比諸東漢南宋末年。誠一轍矣。吾鄉林爾庵先生。以先朝行人。召為給

事中。江表之望。其至行在。嘗立陳八事。旋獻六箴。前後封事數十上。行朝亦嘗一贊其昌言。再稱其謨論。而竟置之膜外。畧無所用。間嘗取先生諸疏讀之。舉其尤大者。如請強主德。勤學問。請親視師。請用宿望大臣。請旌死節。請誅罪輔馬士英。請禁逆黨圍用。極言大小臣工。宜專辦進兵。極言諸將擁兵。失人臣禮。斥罷議開湖田議行牙稅諸言。利小人。斥停濫叙戰功。斥冒請挂印請加銜。凡經駁正。並極救時。至於奉詔視師。指畫江上情形。某某處須急勅進兵。某某處須常防潛渡。其言之危逼憤切。灑血漚心。殘國君臣。只仗此如帶水。而竟疾呼而莫之應也。則亦聽之無何而已矣。夫雖有危疾。試先用五分之劑。後進八減之劑。尚可冀生萬分。即復死者不能一蘇。病者不得盡起。而所謂迴生之法。治疾之方。則其書具在也。豈可廢哉。昔南豐重魏徵之諫草。蘇公上陸贄之奏議。雖其時有治有亂。其言有盡用有不盡用。而要諸老成之忠謨。固百世之著鑑也。余故取先生諸疏序之。使藏於家。以俟異日有採輯會稽行朝實錄者。若其餘詩文。則不足為先生鼎呂之重矣。

周貞靖先生遺集序

周貞靖先生齊魯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為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歿也。里中屬余謚為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生平

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為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率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為揣摩場屋之文。期於合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舉於鄉。會試吳岳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中進士。是其為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尚標榜。凡經朔論。盡參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為順德令。治行第一。當事使攝香山。香山時為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為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獨以為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筵。同年生有為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即審視其法。自做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束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為養和。日坐卧其間。拾煖餘以為爇。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即須竹。須舟。即須板。須篙。須梁。即須編柴。即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蹻。吾蹻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屨。先生謂沙石齒齒。芒屨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蹻而涉。吾友萬悔庵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為設麪。下以薑汁。岑甚盛。

悔庵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庵歸。與吾輩太息數日。時諸公遊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彛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遊於石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間為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為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梨州黃先生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濯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耜。吾負不須戴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交。嘗作詩贈先生。為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既歿。余謚之。諸子請余為先生立傳。叙其遺詩。余笑謂序先生墓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知余非附先生者。

太常莊公道集序

自古巨奸持國。其力足傾搖社稷。然其初必有所設驗。稍嘗之以觀人主之俯仰。高者下之。白者黑之。人主意既有所屬。而後縱情放手。至大壞國事而後已。蓋小人之國本末。古今一轍。未有不賢者先受其禍。而後社稷從之者也。南都再建。馬士英以定策功召相。兼握樞柄。勢迫脅內外。然留都諸部尚書故大臣。負世重名。同日入相。引用江南舊臣。士英尚意。懼不敢動。未幾。議者謂朝廷需才甚急。宜行考舉法。因下

諸大臣九卿給事御史臺議俱曰太常寺博士莊元辰風裁獨特海內人舉署第一使守給事中俱曰然已議定候奉可矣然時士英日夜結諸常侍使候上起居益知上意可動因遣其私人來平意曰博士可持門下生刺先詣相君即當從衆議莊公毅然謝不可士英大怒遂與諸常侍譖上前竟置博士下考授法曹而引其所私拜給事中命下舉朝大驚諸大臣相與語曰考舉大典也莊博士正人也今其意若此遂相繼乞骸骨歸曰不去殆將及我是後士英益無所忌公卿盡側目而視方欲備鉤黨盡殺江南諸正人事未及行蓋一年而南都遂陷莊公已先期奉使過里門適江干義師起乃更召公守給事中晉太常寺卿公亢言於朝曰賊臣馬士英罪在不赦今尚使翱翔軍中人人喪氣宜即召至行在斷首傳示江干將士國法振則士氣益揚而當事卻顧不敢決蓋復一年而江干陷公亦先期歸以憂憤卒於家士英亦竟被戮嗟夫余向至南都以布衣投謁見莊公公間余至倒屣迎禮為上客每論及時事漉酒向鍾山慟哭至夜分夫以公之才使其得用即未得輕言恢復亦必與當軸諸賢共濟艱難偏安江左乃獨使史官大書曰馬士英擅國自亂考舉法始諸臣觸忤馬士英自莊博士始即明明千秋史筆如日但使一人被其虛名社稷罹其實禍是豈天下之幸而賢者所樂受哉公為人美須眉顧盼歷落有奇氣下筆為詩文

意屈彊橫睨一切。非當世文士所可及。余感公知。將悉取公遺集傳諸世。而久未果。近始得數卷。因為詮次。併書公大節。若此。後人讀公遺文。即可慨然若見其人矣。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將據重。勢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污奇治。身私託公。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於外。親降為皂隸。此俱賊莽宅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每人執命之時。璫媼內交。元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即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於趙姚。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即南華鮀。戎馬黨錮。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禍。而公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特於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於至誠。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

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是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於名節者也。即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並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養睦內外之姓。得以並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即不憚首發大奸。而其於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責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尚不合而為一。則毒爛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即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即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於身前。亦復痛哭於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於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專疏為公請諡。而公長子宗義。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慨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過者公集新出。先生命某序之。竊謂宋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諱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為公千載云爾。

自東漢諸君始以品目相重。所稱為名士。並極標持。至其後。惟謂諸葛君可稱名士。甚矣。名之難副也。啟禎之間。江左復尚標榜。以名士相推。溯東則悔庵萬先生。首稱模楷。吾黨數輩。亦得依以揚聲。間出其所作詩古文詞。與三吳名士爭長。一時傳布。及遭亂以來。諸君咸寒相見。俯仰河山。各著文章。高論忠義。既而嗟壯年之冉冉。苦長夜之漫漫。漸失初誠。致乖末節。此人平日文章。遂若有鬼神默禱其筆。烟消灰滅。無復可傳。即此人內慙夙心。亦不願以高論忠義之言。復欺天下。時淞河以東。惟姚江黃先生及吾里數人。而益以萬先生為之宗。嗟夫。先生斯可謂名士矣。且先生功在吾黨。固不獨其詩文也。當亥子間。吾鄉高大中丞與先儀部並遭大難。余輩亦身纏檣杵。幾至覆巢。幸先生傾身救之。得免。先公竟畢命虎林。先生麻鞋夜走五百里。買木衣尸。得載其骨歸。余破械甫一日。與先生抱頭哭江上。感動路人。久之。姚江黃晦木復被繫至甬上。罪且不測。先生間出奇計。事竟得解。當此時也。萬先生義聲震天下。夫人平居把臂相論交。卒有小患難。夜半叩門。能為一出手援之。已不可及。況惡浪彌天。弱泥沒地。負僵尸於虎穴。奪生命於歐刀。非徒不能救人。并將自臨。此時親朋塞戶。行道倉皇。而先生裹劍獨行。聲淚並發。直度易水。自謂能還。即使忌名者百口相蟻。然且縱蛇漢水。釋狼中山。曾不自悔。此真古人所難。試讀晦木援阱之章。

旦中感述之什。及余七歌秋懷所紀事。未有不流涕闌干。搢掄而起。歎先生為無慚名士者也。夫詩文之道。上關君父。下關友朋。然則先生此集。匪特鬼神默助其筆。埋山沉井。終使必傳。亦先生自吐夙心。樂以高論忠義之言。正告吾黨者矣。

證學雜解書後

從來學術之辨。君子小人之分。誠與偽而已。間嘗讀學解一編而嘆曰。善乎。子劉子之言也。夫小人之惡。至於偽而極。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其始亦起於希微之妄。潛孽於中。而遂授之以欺。欺而不已。乃入於偽。故方其初見君子。乍揖乍著。尚知世有君子也。尚止於欺人也。及夫積欺之後。而漸消其真。遂以為君子良可欺。即天地可欺。君父可欺。而公為大惡。竟無所不至矣。然則辨之於蚤。當若何。亦恃世有君子而已矣。君子之學。以慎獨為本。嚴於內省。即一發念之妄。一言之妄。無不自覺。務盡克之而後止。故即居閤室。而常若秋陽華漢。朗朗在懷。雖以小人之于詭譎。詭譎陳於前。而君子但用其自覺者臨之。直若見其五藏矣。嗟夫。由君子之學而復於無妄。則可以造聖人而無不足。由小人之不善而流於人偽。則可以殺天下而有餘。後之學者。讀子劉子之書。學子劉子慎獨之學。先嚴其內省。以為觀人之鑒。然後可伏而論十七史之成敗。出而行進。君子退小人之事矣。豈不重哉。

書曾南豐廣德湖記後

歲己酉六月至七月。鄴苦久不雨。即雨亦不偏不大。雖幸蚤穫而晚田垂槁矣。余適至城中。望西鄉。河水久竭。心為傍徨。即日過甬江浮橋。將下東鄉。則河水瀰瀰然。所乘舟可載粟五十石。時西鄉之人與錯河中。而東鄉之人鱗交岸上。西鄉之田蚤禾少。然箬持穗負汗背生鹽。東鄉之田蚤禾多。然大勝小陂。泛穀而唱。西鄉之河枯魚渴雁。腐羞折葦。亦無所見。東鄉之河魚遊鳬漾。交肥藕鮮。新眺極目。自余一日所見一江之分。二三里之隔。其不同有如此。此無他。西鄉之湖久廢。而東鄉之湖在。得洩水以注於河也。既至草堂。即發其篋中。取曾南豐所撰廣德湖記而讀之。其云。鄴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西七鄉之田。廣德湖注之。所由來已久。蓋自南朝齊梁之際。至宋數百年。其廢興利害。固已歷歷可見。灼然在人耳目間。然主興者。究不勝其主廢者。而湖竟為田。即在政和七年。去今復五百歲矣。事本里人樓異。欲得鄉郡。因倡言開田益稅。足以資國費。朝廷誤為所囑。而不知其害之至今也。方湖之廢。得田八百頃。初官募民佃。歲輸粟四萬石。已而不便。聽歸之民間。一時勢家貪其肥。急於獲利。甘出重稅以得田。其一歲所輸。畧浮於鄉田二歲。然橫取者。每不能常有。數十年後。因復轉質於所不可知之人。而湖田亦已漸瘠。所收僅比鄉田。而輸稅倍之。更以為

害。然則湖之廢。不但使鄉田久失其利。而即此湖田。亦僅使一人獲其利。而貽害於所不可知之人。固茫不測其所止也。不亦悲哉。但余謂他日。即欲厯按故籍。舉目前灼見之利害。以請復此湖。亦極難矣。蓋湖雖廢。使鄉田受其害。然鄉田之租。固不失也。而湖田所輸。則八百頃。已有一千六百頃之入矣。今議復此湖。即以湖田原供之賦。更均之西七鄉。亦不能有所加也。而復欲大費朝廷之錢粟。役民數十萬之工。以徐收將來無所加之利。是民間未即受益。而國家先已受損矣。其誰為請之。而誰為聽之耶。由是推之。凡先王之政。為後人一朝廢之。而千萬世不能復之。其較然得失。有如此湖者。可勝道哉。南豐此記。與序鑑湖園相上下。業已擘畫如掌。而余復附所見於後。亦聊以俟諸後世。為吾鄉之循吏。有如召信臣者。

卓氏傳經堂記

士之學莫大於治經。而以得所傳為重。漢人之言曰。五經漢家所立。今讀其前後儒林傳。所傳經學有二。一曰師傳之學。一曰家傳之學。師傳者。各為專門。轉相授受。其大者得置博士。家傳者。習其父業。厯世相承。以視師資所得。較為過之。時則有歐陽氏。韋氏。韓氏。甄氏諸家。並傳先業。而沛國桓氏為盛。若兩庠世傳。則濟南伏氏為最盛。雖然。伏氏之經。得傳固不易也。夫當呂秦之暴。主政臣斯。據狼狐以懼天下。其威

足盡滅聖人之法。盡燔聖人之書。以愚萬世。而伏生以區區儒者。拾殘經於廢燭之中。而傳諸百年。垂効之口。噫乎。亦極難矣。及新莽之末。兵革遽起。一時名賢宿儒。若桓春卿輩。俱抱其經書。自竄山谷之間。閉門講論。東都既立。遂雲會京師。而諸君年亦老矣。然其事比諸濟南生。尚為稍易。是以桓氏之盛。極於東京。而伏氏則自子賤身為春博士。以至漢末四百餘年。子孫襲其經學。號為不闕。居爵位者十六世。與漢家相終始。此則伏生於聖人之經。其功最大。而後人世食傳經之報。若是其遠且盛也。不亦宜哉。兩漢以後。儒林浸衰。至有宋諸先生。而後經學大顯於世。至今六百年。海內傳經之學。所在而有。自余所聞。三吳間。則有西水卓氏焉。卓氏自入齋先生。經行焉備。號為大儒。其言曰。天下理之精者。俱六經所有。又曰。儒者不信六經。則其學不堅。即知先生所造之粹矣。先生之子曰蓮。蓮曰。慈淵先生。世傳其經義。名最高。江南推為儒宗。曾孫曰天寅。則吳中所稱卓子火傳也。火傳有二子。曰允域。允基。並知名。蓋自入齋先生倡學。至今歷五世矣。初入齋先生嘗名其草堂曰傳經。所以教後人也。今火傳更立祠以奉。當三先生。而仍榜之曰傳經堂。所以重先人之教也。夫自遭亂以來。典丈殘落。鴻都東觀。所藏亦俱蕩散。一時學者。競為滔滔之言。不復知六經舊義。而卓氏獨能起三世廟堂。藏其遺經。使子孫日講習於中。此其事亦

誠未易。即不敢與伏博士相衡。而以比龍亢桓生之門。殆庶幾焉。適火傳貽書吾友董玉堂。屬余記之。將立石斯堂。以示世世子孫。余心慕其門風。因以兩京伏氏桓氏之盛告之。使後來登斯堂者。素木匏葉以祀其先人。仰見淵源三世。厯厯可徵。相與益衍前人經義所未盡。以久其傳。則卓氏之後。必有太者。俱將有藉於斯堂也。因為之記。

果堂幽居銘

今人作客就邸舍。必先置寢處。然夜卧未嘗安席。去故鄉數十日。得歸。遙見里門井巷。即有喜色。造家後。藜床緼被。魂夢泰然矣。蓋人情倦於作客。而安其所居。固盡然也。況如陶公所云。辭逆旅之館。永歸本宅者也。吾年四十有九。輒自營棲神處。在東臯之偏。其地前臨六峯。先侍御先太保所居也。右瞻龍山三麓。先參軍所自名也。後去尊堂可一里。對宇相望。先儀部避地之所也。他若太白湖上諸峯。昔嘗移居此中。雪嵐松柏。俱舊相識。厯厯可數。一旦得返自然之室。僕魂魄有知。山川豫待。草木歡迎。如客中示期將歸。家人掃除布席以候。主人入門。即可解衣高卧矣。東漢趙邵卿自為生藏。張然明幸有前窕。想亦同此懷耳。此地方四畝。在平疇獨高尺餘。兩水相夾。地勢隱然向之。離山約二十里。有卷石突起土中。慈水章皇聚先生謂其法可以

葬。因以錢萬六千買之。治三櫛。附以內項氏。妾余氏。合用六百甎。各覆二石。布石灰地下。雜以黃土。約費錢八千。役工百五十。給錢六千。明歲當前置欄石。鋪地數丈。使可引友人醵咏其間。如是而已。然地形甚敞。從衡各十六丈。後來兒輩。俱可厯附左右。餘地植松柏。使自下叢生。任其偃曲。異時更以六千錢買素棺一具。製幅中大布衣。使去日即下。下畢便掩。較諸古人。非儉非豐。亦使吾後世為可法也。因命萬生書石。曰。呆堂幽居。而銘其右曰。

吾昔倦游。還其故宅。今日為主。前日為客。吾若冥游。還其本宅。異日為主。今日為客。壤高水長。山青雲白。未與萬年。先與晨夕。以下來者。書一片石。呆堂幽居。歲在庚戌。

孝廉萬先生墓碣銘

吾亡友孝廉萬先生。即甲申以前南方名士所推角上萬子。而丙戌以後。遺民故老稱為悔庵先生者也。先生名泰。字履安。本定遠人。徙於鄞。自其始祖明威將軍奎先生十一世。前十世俱為將。以忠義世其家。至先生始以文章名世。應制舉。俱詳墓誌中。先生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少補郡諸生。與里中陸文虎交。同硯席。不間寒暑。兩人並以風格自高。善激揚士類。有盛名。即三吳諸君。亦遠循出此兩人下。歲丙子。先生舉於鄉。先生有族父曰煒。尚長公主。主賢而都尉雅折節善士。先生既

至長安。則館其家。都尉為先生盛帷帳。共具。出從車騎。使遊諸老先生間。名益藉甚。余初客西陵。先生亦自長安還。因得通刺。望見先生風貌。高談如雲。座上衣冠輻輳。余時年最少。客嶺外。久無所見聞。初不如里中有奇偉如此人也。然先生嘗對策者三。俱罷歸。而甲申之難作。南都定策。奸人執魁柄。諸大臣相繼去位。初閹孽有居南都者。其人權譎工辟倪。伺國家有變。南方諸名士憂之。因作留都防變揭。以遏其謀。萬陸俱列焉。閹孽銜之至骨。至是既起用事。遂諸大臣。方案前揭。欲盡殺南方名士。刊章下捕。余時與先生俱客於都下。聞其事。各變服潛出都門。事未發。而南都遂陷。先生杜跡里門。江干義師起。文虎出為行人。先生亦授戶部主事。兼日講官。先生獨辭不受。復一年。江干師潰。先生繭足走山中。遭太夫人之喪。倉皇卒事。凡先世祭器遺書。一時蕩燬。文虎復死。先生哭於焚。慟意忽忽自失。瘧鬼來侵。形神枯廢。適郎中有大獄。高中丞先儀部為之魁。余輩同繫者數十人。先生在病中。蹶然起曰。吾不一行。大駭不解。豈可使賈偉節笑人。因芒屨間道渡西陵。而先儀部已畢命。從人倉卒尸卧地不收。先生立為營衣被棺木。以至飯舍之物。無不具。而高中丞與余輩竟藉先生力。得破械出。未幾復以奇計救姚江黃晦木。得不死。當是時。傅先生義聲人為震動。初文虎為人性激亢。疾惡如讐。先生雖與齊名。而持論不尚危巖。故後輩多親

之文虎歿後先生更與里中徐霜皋高辰四旦中及余為忘年交共數晨夕先生末年作詩善法韋柳日與數子相酬會而先生所心折者為姚江黃梨洲先生時單身造祝橋數日而返一時失職之人及諸耆舊俱視先生為斗極趨集其門先生嘗一客嶺外身還有毛汧者與先生舉同年道病瘕且死身人俱欲棄之先生不可身為調藥餌時其起卧泝得生而先生遂病不起卒年六十蓋先生性篤於朋友竟與相終始悲夫論者謂丙戌以後先生不赴公車歲寒之節以是重先生而余獨謂未然夫出處至大凡讀書粗知大義者皆能辨之況萬氏數門十世先生模楷為一世所宗豈至失身於此余故曰斯未足為先生重獨是先生負經世之才三上公車不第南都重建先生喟然負經世之策而復使匿跡銷聲幾不免闕尊之手鵲髮江湖羈魂飄泊斯足為先生惜然自兩都繼廢剖符子孫淪失草莽幾不可復問而先生有丈夫子八人恂恂孝謹多能傳先生學雖貧無一區一壆而七業並興所見開國世家人文熾盛未有踰萬氏者斯又足為先生慰爾按萬氏墓在鄞者自第二世始時死國事者三人俱不得喪還家人為招魂葬其冠劍於西山之原先生歸柩即葬祖壠之側山人曰異時先生常立墓旁大樹下手指剗地形謂其法可葬此語家人俱不知及封墓即先生所指處也葬畢黃梨洲先生既為誌其幽石而先生諸

子復乞余為文表諸碣。余重感先生義執筆慨咽。忘其不文。重系之銘曰。

南方品目。昔推萬陸。不畏強禦。陸如仲舉。天下和雅。君為林宗。陸嘗一出。鳳表見翔。惟君保身。龍隱其鱗。初始之盛。義與之潛。於義斯得。喟彼邦國。西山有原。萬氏遺阡。招魂三世。冠劍所瘞。蜀笥氣寒。翁仲毅顏。先生歸骨。爾祖之側。悲風颯來。靈旗夜迴。岸谷後改。斯銘常在。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有具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為海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遺家大禍。幾至覆宗。中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則其時為之也。鮑司隸提甕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俱其時為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慨然而太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為師姚江黃梨洲先生。內君葉淑人。同縣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知鄆陽府諱逢春之孫。萬厯己未進士。廣西按察使諱憲祖之子也。淑人少讀書。輒解大義。亦能詩。然未嘗握管自喜。年十七歸先生。為忠端公長子婦。葉氏世貴盛。其所遣送甚厚。然淑人自持儉素。與先生相對若良友。時忠端公以觸璫忌歸里。

而大父封太僕公與曾太淑人俱白首無恙。淑人日從姚太夫人具鮮適修饌晨夕起居。能得兩世大人懽。無何而瑞難作。忠端公萬里投獄。淑人乃盡出所有。治赴難。裝及逆奄伏罪。朝廷追贈公官。賜葬。淑人更相經營。使先生負土表石。不煩有司給。先生有弟四人。俱淑人為以次授室。蓋至此而淑人之力幾盡矣。時同授難諸家後人多賢者。唯先生兄弟品目益高。四方名流渡浙東。無不造黃竹浦。淑人每出韭奉作倉卒主人。遇客盡喜。未幾而國難作。南都草創。逆奄遭孽重殛。好盡殺黨錮子孫。先生為之魁。駕帖已出。而南都陷。事得解。適年會稽亦失守。先生從行。朝官御史臺副長。是時。浙以東槍幡麻起。淑人奉姚太夫人轉徙山谷間。十餘年始得返故宅。稍翦闢田園。登蔬菽。與先生奉姚太夫人盡色養。教二子百家百學。使勉進父學。俱有名。門戶指復立。無失桑榆。而淑人忽寢疾。甫一日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嗟乎。余既歷叙淑人始末。深有可歎焉。蓋當熹宗初年。正人盡列於朝。使逆奄不用。忠端公方從容九列。為國名臣。豈至橫罹膺密之慘。至南都重建。一時大臣在位。使非奄孽復張。先生方從王謝諸人。高步江左。何至匿影銷聲。僅免虎吻。及先生身赴行在。崎嶇硯川井澳之間。兵燹彌望。家業蕩然。遂使淑人終老多難中。治解挫鍼。與山姥村婦同其辛苦。命穉不得一日被其身。斯俱其時為之也。蓋黃氏二十年間。一填北寺。再

經判章。家圖之禍。遂相為終始。此誠有可感時而悲咽者矣。淑人生三子。曰百樂。百家。百學。孫千頃。改轉。將以某日。厝于化安山忠端公墓側。百家兄弟。以狀來請。誌于余。余幸從先生遊。得聞淑人內德已久。不敢辭。但余聞忠端公赴難時。遺書示先生曰。汝婦賢孝。當聽其言。是則淑人生平。忠端公早以一言盡之矣。請得大書曰。賢孝。葉淑人厝而銘之。

稱賢稱孝。稱其所有。九族翕然。不聞人口。豈知斯名。命自爾舅。入門得謚。一言不朽。所豐者德。乃畜其受。雖藉于身。將大厥後。土鬣未封。石仲兼守。虛其左位。尚煩候久。

陝西巡撫高公行狀

公姓高氏。諱斗樞。字象先。宋衛國武烈王瓊後。本家城人。至五世孫修職。郎世埴。從南渡。始家於鄞。遂世為鄞右族。萬厯間。公大父南麓公。為刑部郎。屢定大獄。神宗嘗稱為老法司。公父玉陽府君。能傳其家學。公生而體性端重。少有異稟。讀書數行下。南麓公異之。常曰。觀此兒風儀。他日名位當達出吾上。年十九。舉於鄉。中崇禎戊辰科進士。己巳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未踰月。京師戒嚴。公奏記刑部尚書喬公允升。謂獄中多大盜。恐乘亂為奸。請假京營兵數十。以衛意外。喬公不以為慮。數日。盜百餘人。破獄垣而出。喬公竟坐繫論罪。公以此名重。是冬。公與同曹郎五人。俱坐論罪。失

輕下錦衣獄。大臣多救之。大學士文公震孟時為講官。進講呂刑。因從容為上言。俱得復原官。次年。公出為湖廣恤刑。時在神廟積情後。及逆閹魏忠賢持權。意欲有所坐。諸當釋。俱整不遣。至十餘年。獄為滿。公下車。先奏遣前使臣所已恤者。然後行郡。一時解澤及天下。還報。出公知湖廣荊州府。自惠王之國荊州。上親叔父。而故連王支屬。郡王將軍及庶人輩。在郡多。諸宗橫甚。王奏江陵知縣史調元。擅杖宗人。械調元入京師。仍下郡論報。公為具白其事。調元得末減。諸宗皆伏不敢動。又欲自遣王人下諸獄。督所贍租。公堅執不可。沙頭市當楚蜀之衝。奸滑多託王府肆行。公一切嚴治以法。郡人得安。楚地屯田獨多。久淪沒民間。戶部按故藉。奏請追前所應入租。御史下其事。數牒催。公為條列其不可。且云。但述郡狀以報。使罪有所坐。事竟得寢。公治郡甚有威嚴。而事多為民率如是。方是時。江北大賊亂。晉豫間已五年。癸酉。為崇禎之六年。賊始渡河入楚。荊州承平久。不設一卒。公急藉民兵待用。庫中藏舊銃百餘。公使列置城上。先發藥試之。聲震遠近。次日。諜者言賊哨騎至四十里外。聞郡中爆聲甚厲。賊驚。遂從遠安界上馳去。甲戌春。賊復自襄鄖而下。南為荊州。東為承天。撫軍唐公暉發募兵數千。護承天陵道。由荊州。公謂荊州有重兵。賊斷不敢東指。遂使留屯境上。賊果西入蜀。募兵襲擊敗之。初。唐公謂公擅留所募兵。大怒。及捷聞。

更喜丙子。遣分巡下湖南道。管寶長二府。湖廣按察司副使。楚地在江北者。俱被賊。熏燎。湖南諸郡。尚得無事。而土賊竄起。長沙為吉王建國。其城高不踰二丈。所藉惟。藏卒三百人。無武備。公至。募義勇二百。日練之。築城使高。製大小滅賊礮。多儲鉛礮。治器械。人情始奮。已而臨武藍山賊。乘三百艘。驟抵城下。晝夜攻。月餘。公盡力禦之。所殺傷數多。始敗去。沅臺陳公庸謨。以臨藍賊橫。將討之。而公所屬湘鄉山中賊。初起。其魁自稱千歲。數月間。有眾且萬人。出犯旁縣。公為請於沅臺。先自將討平湘鄉。山賊斬其魁。餘眾悉降。而沅臺已大舉至臨藍。公率勝兵合擊。大破之。湖南得平。朝廷錄公功。賞銀四十兩。幣二表裏。進右參政。卒。已賊張獻忠自蜀復奔楚。督師楊公嗣昌迎戰。兵大潰。賊乃疾趨破襄陽。取其家以去。襄王遇害。事聞。上大怒。為建撫院。袁公繼咸。併兼鄖陽守道官。而遣公提督太嶽太和山。分守上荆南道。管鄖襄二府。鄖鎮監軍湖廣按察司按察使。自賊始渡河。出沒襄鄖間。已十年。率歲四五過。鄖所治外六縣。俱為賊破。無城。縣令與民結山砦以居。惟郡城僅全。城大不滿六里。居民可四千。城外達萬數百里。村落蕩然。朝廷久不責租稅。城中人相結出耕郭下田。自給。是歲。蝗飛蔽天。獻賊復由鄖入秦。楚鎮左良玉尾之入城。大掠而去。公至。無從得米。疏士民對公痛哭。公勞恤再三。時鄖守兵約三千。公乃於城外相地形。東倚山。南

倚漢水。繕為二樓。分兵守之。招集降丁。拔其才可用者。署為將。如王光泰。苗時化。數人。後俱得其死力。郢遂有練兵五千。初。李自成張獻忠諸大賊。每陷一城。橫擄其財。輒棄去。壬子秋。李自成羅汝才所得中州數郡。始分賊置守。而二賊自將由汝甯趨鄖襄。左良玉在樊城。先走賊。遂陷襄陽。十二月。分遣賊將攻鄖城。公率諸將與大戰。三日夜。賊敗去。是月。荊州亦陷。賊於楚已據襄陽。荊州。承天。德安。於中原則有開封。河南。汝甯。南陽諸郡。自成漸有逆謀。先以計除老回。回革里眼諸賊魁。併將其眾。惟羅汝才兵力與相抗。癸未三月。自成直入汝才帳中。斬其首。獻賊亦畏自成。強避之黃州。不敢復與合。於是自成始得專制數十萬賊。橫行圖取。秦中。僭號。而置其家於襄陽。以鄖與襄接。在必得。復遣其驍賊劉宗閔將三萬人攻鄖。賊勢甚厲。初以靜樂宮門百餘條為木城。復用木梯六十。並薄城下。公使人用火礮擊之。火起。賊走。追殺賊數百。盡奪其木城及梯以歸。公令諸將曰。賊眾過五倍。若為所誘。遠追。賊以騎繞我後。則城與兵不得相顧矣。後與戰。無出一里。若戰深逾一時。賊未退。則聽城上金鳴。即兩分疾趨。以開中道。使城上火礮齊發。賊死傷甚眾。乃乘夜造為三十六土臺。每層土敷以層麥。用石壓其上。衆而登高與城等。賊乘臺以礮擊城上。凡十餘日。公見其倦。乃大具牛酒。使士卒各飽食。盡出以攻臺。老弱亦荷鉏鍤以從。每攻陷一臺。

賊下走。土石輒然崩。士卒益乘銳殺賊。老弱爭自其旁。助鼓譟聲。振城上下。賊大敗。遂奔潰。前後力攻。凡四十餘日。時公遣一健士。請援於督師孫公傳庭。孫公謂所使曰。通有降卒云。鄖陽殺賊已一萬。今來牒。只報三千。何也。使者曰。守道日乘城督戰。見陣中什一賊。輒紀一功。重創歸覓者自多。不敢冒上幕府。孫公稱善。即遣其將高傑來援。會賊已退。自成忿鄖堅守。復發賊來攻。賊至龍門。相去八十里。頓不進。諸將慮賊有所俟。公笑曰。此畏我也。但逼於自成之命。不敢歸耳。乃日發兵五百。使陳於楊溪山上。日入而歸。賊望見山上立幟。益疑會夜半。漢江驟漲。有水石相擊聲。一賊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俱驚起。自相殺。或奔或伏。天明。賊大慚。卷甲而去。嗟乎。自國家久太平。武備盡廢。所置監司守令。俱書生。不知兵。望賊風靡。所辦惟一走。遂釀瓦合之衆。致其勢滔天。使誠禦賊有人。能守能戰。即江陵虛爆聲。漢江水石相擊聲。亦可驅之使走。吾知此賊亦不足滅也。時督師孫公治兵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屯鄖州。以待公。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衆來戰。請率鄖兵直趨光化。殺城以搗襄陽。覆其巢穴。使賊內顧。孫公以為然。檄其將惠登相。徐勇。將兵夾攻。登相本降丁。曠悍難制。公時已分兵攻復均州保康。遂與合兵而出。殺城光化守賊。俱以城降。登相縱其兵搜牢。公力禁之。乃止。而督師出兵。大潰於襄城郟縣之間。自成遂驅入關。

遣賊至襄陽。盡獲其妻孥。以北。謀至穀城。諸將俱失色。登相遂率其衆超拔武昌。公獨將鄖兵。前攻襄陽。賊出戰。苗時化王光泰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賊退保城。公方與諸將議。而鄖陽守吏馳書謂大賊將逼鄖。我兵不當遠出。公不得已。乃引還。甲申正月。自成已盡據全秦。將北犯京師。以鄖之攻襄。復遣守襄。賊路應標發衆三萬來攻鄖。將士久殺賊。膽氣益壯。然自用兵十二年。楚穀無種。人大饑。而賊亦苦輸糧不繼。因復取均州。以所徵雜糧儲其中。轉給攻者。公謂諸將曰。賊量我不敢出。均州必無備。今輕師襲之。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奇也。乃發壯兵一千。薄暮陰渡漢江。疾趨百二十里。突入其城。大砍賊。盡燒其儲糧。而還。城下賊聞之。乃走。相持復五十日。自壬午襄陽陷後。朝議復移開府於鄖。所遣撫臣二人。俱以路絕不得入。遂謂襄鄖當併陷。不復設鄖官。至癸未六月。而公所上請援疏。得至京師。始知鄖陽尚在。上召大臣會議。出公疏太息。欲即命公開府。而大臣與公無交。意不悅。乃職達知鄖陽府徐起元。為撫院。而加公太僕銜。時鄖陽人在京師。不得歸者。貢士謝某。商人杜某。諸商復數人。日守闕下。哭謂鄖陽國家新置郡。鄖人為國苦守十二年。奈何棄不救。復走哭於大司馬門。聞者哀之。而當事竟不能如何。甲申二月。廷議謂賊援秦。欲設重臣開府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乃遣公督理軍務。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制川北。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而不知西城久非國家有矣。公更乞援於撫院何公騰蛟。所遣使俱持二升糲。檄縷裂中。行乞而前。至七月。得何公報書。始知賊陷京師。烈帝殉社稷。南京已有新主。公率一軍號慟。旦夕臨。且得聞撫秦之命。乃更募壯士。開行至南京。上疏謂先帝命臣撫秦。臣誓以死報。今鄖兵僅五千。日夜為賊攻。不能分以入秦。於是南京亦知鄖陽尚在。盡叙諸將吏功。而改公撫楚軍。使左良玉發兵護公之官。良玉別有所推。不時奉詔。更召公還京師別用。時公在鄖。圖復漢中。乃假故秦將孫守法鄖兵一千。攻復興安州。公方欲赴之。而秦守賊盡走。追騎南下。守法棄城入褒谷山中。鄖陽撫院亦降。公始退耕於沅洲。余嘗謂三秦天下之大勢。三楚天下之大利。使秦中開府得人。必能關賊之胸。使賊不得出。即楚中開府得人。亦可掣賊之尾。使賊不得鼓行而前。今朝廷知用公於楚。而置諸錫穴一隅。使無所試其才。知用公於秦。而天下已不可為矣。能無痛哭哉。當自成於甲申之冬。敗歸西安。分賊守黃河。日夜修城濠為固守計。至次年乙酉正月。自成知不能禦。遂復走入楚。仍留其妻孥於襄陽。而率賊由荊州渡大江。取道石首。渡洞庭湖口。繞出武昌之南。左良玉聞賊猝至。大驚。即日乘舟東下。惟撫院何公尚守長沙。蓋左帥自開封敗後。畏自成失膽。初不知其敗而南竄也。南京聞左帥至九江。藉口欲除君側。初不知其避賊而走也。遂

舉朝舍皇。以致國事大壞。相提而論。彼擁重兵十萬。而不能當賊於既敗之後。翻震傾我社稷。公惟有單兵五千。而能亢賊於方盛之時。不失所守一寸土。是則國命所繫。惟在得人耳。公耕於邵二年。丁亥春。道既通。王陽府君遣僕促公歸。四明公匿跡里門。數有家難。然事亦旋解。庚戌。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七。公性澹泊。一褐袍十餘年。食無兼味。故能與士卒同甘苦。久而不變。性好讀書。軍中亦手一卷。每登陴橫槊。輒賦詩示羣僚。有聞笛風樂。晚年苦目中有蠅毛反刺。不能作細書。猶手定其詩文十六卷。名曰蠶食集。藏於家。蓋公詩垂老益工。故惠陶公詠荆軻述酒。謝翱哀江南。望秦川。楚火不見。則悲歌慟哭隨之。公初娶范氏。贈淑人。後娶徐氏。封淑人。副室施氏。子男二人。長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有父風烈。能以忠孝世其家。次宇啟。孫四人。奕宣。奕襄。俱鄞學生。奕修。奕學。曾孫二人。景乾。景煜。公卒之明年。宇泰將葬公於某鄉。請姚江黃梨洲先生為銘其墓石。而以某知公最詳。使為狀。以備採擇。因厯叙公前後禦賊戰守功。併具其本末歲月。非徒深惜國家用公為未盡。即兩京興亡。亦可喟然而見之矣。謹狀。

貴州巡撫李忠毅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樓。字長儒。號曰茂嶼。宋太尉忠襄公顯忠後。本青澗人。其曾孫曰守真。

自祥興間始徙居於鄞。宋亡。李氏子孫。自謂先朝大臣後。恥復自屈。遂隱居不出。世以經學教授其里中。七傳至循義。始以進士起家。官御史。出守衡州。即公曾大父也。侍御公次子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是為公大父。生三子。長曰德先。諸生。居鄉有盛德。是為公父。兩世並以公故。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少自奇質。有威重。讀書數行下。七歲時。自其所居室過聽事。出就書舍。每日進止。不失一步。門中有長考曰識之。數曰。此兒酷似間莊簡。未可量也。中進士。以行人授監察御史。在臺守貞節。無所附麗。同里某公初罷相。公追論之。竟以忤時出。為廣東治鹽僉事。時粵中鹽法大壞。公至。慨然曰。朝廷名此官。非立法。鹽終不理。然法惟在均在數。因博訪前後。大釐剔諸宿弊。去吏之奸。及豪大猾為姦者。法初嚴而適得其平。凡歲增額至三萬。遂得捐商家積負。汰其浮賸。復請免屬郡之苛稅。以所羨三千二百充之。商與民並大蘇。因條所行著為鹽政考。自後監司雖才。必善守其法。小變通之。此書遂為畫一。改山東海右參議。值登萊大水。公晨夕籌策。命有司停徵。止訟獄。招集流亡。盡捐郡縣輸贖三千。以轉粟濟民。民藉不死。遣副使督學陝西。在濟南李攀龍京山李維禎後。一時文衡。稱關中三李。過山東復大禱。以士民之請。再徙守濟南參政。公採酌荒政。以次畢舉。凡守令所不能行。公俱身任之。大中丞直指所久不決。公立遣之。撰有公宣

記事。即擢本省按察使。蓋公在監司。起僉事。為外臺長。其舉卓異。俱第一。萬曆四十
八年。公遂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黔既無額餉。歲餼數用兵。衛所至十年無俸。戌卒
三四年無糧。會征調土兵。苗仲獍狻交煽。動為亂。土司陰與相結。更挾以自重。其患
已成。公再憑血請餉。為豫防計。而當事忌公威名。遠臣號呼。漢置不理。公因六疏力
稱疾。得許方候代。忽永甯宣撫奢寅反。重慶報至。貴陽震動。公念封疆受寄。義不敢
辭。遂復出視事。而黔所屬水西安氏。與奢賊世嫌。本同謀。其同知安邦彥。最狡難制。
水西去貴陽。僅七日。公雖日發兵守渴食。戰老君關。復遵義郡縣。聲言摧蘭賊衝。而
所憂惟在肘腋。圖厚為之備。然貴陽奇正兵止三千。糧匱。守無具。公乃佯許邦彥使
討蘭。先給少餉。冀稍緩其謀。而急從滇中借餉二萬。募鎮草兵三千。義勇四千。合奇
正兵得七千。市硝磺一萬七千斤。鉛鐵萬斤。聚米一萬七千石。俱畢集。得恃有備。而
奢賊詭傳已破成都。邦彥遂反。僭稱羅甸王。合苗仲龍蔡兵數十萬。直趨貴陽。初水
蘭合謀。奢寅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取貴州作家。因結烏蒙烏撒從。盡取雲南作
家事成。蜀兵下荊襄。滇黔合兵出偏沅。遂窺江南。其謀不小。公謀知其詳。謂我惟堅
守貴陽。斯其勢足控制滇蜀。此國家所開一綫官道。係西南安危甚重。公乃登陴灑
血。與吏士共伸大義。分諸營列城八里。部署甫定。賊步騎奄至。公身當賊衝。賊望公

旗鼓所在。盡銳攻之。公命將士禦賊。奮氣百倍。賊據西城外石坡。其高踰月樓數尺。賊自上投矢石如雨。城幾陷。公急命集大銃夾強弩擊之。火銃中見人屍若羣鴉。攢搏從空中飛墜數百。賊俱下坡走。復造廂樓高三丈。中可伏數十人。外復布枋竿。用婦人雞狗作厭勝。火鏑不能入。下推轆轤臨城。城中哭聲震天地。公命烹一雞。雜以斗米飯。投城外作暹餉雞犬狀。再取虎豹皮張城樓。以祓不祥。銃石遂中賊廂。殺數人。賊尚堅持不動。公乘黑。縋健兒三人。持火藥從廂下燒之。廂立燼。賊俱驚墜。死者半。又編竹龍數萬。中盛土為臺。乘城出燁堦一丈。公立撤亭。鐘樓建城上。賊翹望氣奪。盡棄龍去。公曰。羅賊謂我徒能塞門自守耳。非出兵大殺賊。賊不畏我。乃突發壘土開門。使銳卒驟前砍賊。賊驚敗。斬首甚多。自後每戰賊必敗。其氣大沮。安賊更定謀。謂惟四面重圍。絕其餉道。可坐困貴陽。遂不復苦攻。會都督張彥方都司黃運清率兵來援。與賊戰於龍里。兵敗。賊知援兵怯。而城中食易盡。乃陽追二將尾其後。縱使入城。次日笑謂城上人曰。吾放二將來。食盡汝米。旦夕盡作餓屍。尚能出戰耶。時二將兵八千。冒稱一萬四千。日支米一百四十石。至改月。尚不決一戰。公謂監軍劉錫元曰。中賊計矣。古人去兵去食。正在此時。乃使將率兵九千。出各峒就食。城中尚留主客兵六千。初人給米一升。漸減為五合至一合。遂噉死人肉。未幾遂烹活人。

初米值漸騰至五百錢一升。以至二萬錢一升。馬肉值二千五百錢一斤。舊鞍甲靴帶皮煮爛一下六百錢一斤。公力既竭。豫以刀縲授家人。使各自為計。公身扶疾登敵樓。城上惟輪疲卒數十人枕甲卧。然賊每窺城梯而上。公奮臂一呼。吏士俱強起。砍賊。賊跳踈自死者無算。城終得全。自二月七日被圍至十二月七日。折撫軍王三善率援兵轉戰至城下。賊潰。盡圍始解。亢守三百日。大小凡七十餘戰。殺賊萬人。得賊仗數千。陣亡兵七百餘。俱餓死。城中人十萬。僅存男女小弱二百餘人。遺民感公忠義。相率就刀俎。竟無一人叛者。朝廷獎守黔諸臣。進公兵部右侍郎。公仍稱疾歸里。初公在圍中。御史史永安自謂無守土責。數欲逸去。公不聽。監軍劉錫元亦微言謂之。永安大慚。及圍解。永安以附逆瑞魏忠賢。驟躋開府。翻為蜚語。中劉錫元并及公。公嘿不與辨。而忠賢更慕公望重。數遣人致意。使公重上一疏自叙。即召公戎政尚書。盡屬兵柄。由是益謝病。絕口不及黔事。崇禎改元三年。上召對羣臣。給事某以宿憾奏公常受安氏金盆。致生釁。幾陷公罪。御史毛羽健出與辨甚力。復疏陳青陽功苦。實過睢陽。公事遂大白。再加一級賜金。後數年。公竟病卒於家。年七十二。公擅風儀。體長疎眉目。如畫。望若天神。性廉介。持操甚厲。自起家身與廝養同糲食。齋一盂。在官。凡屬吏庭見。使一小史侍立。取視所持謁具出身。即置席上。若中列所饋。輒

手謁俟其白事畢。復使持出。蓋公扈官至開府。不受人一物。亦未嘗知其所饋何物也。既出。貴陽圍城。名震天下。然終老泉石。不復用。即誣口所云安氏金盆。本有受之者。公亦不斥其人。自辯論者。謂公初陳徙薪之策。既不信於朝。終有爛額之勞。復受謗於門戶。子公伏波。結憤千載。及公歿。兩京繼陷。行朝始追錄公。以風勵天下。乃下詔曰。李先生樸。貴陽之守。可方古烈。足媿今人。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毅。官其一子文緝。大理寺副。兼中書舍人。公下筆老健。生平經濟。得盡於文章。撫黔疏草。人以比陸忠宣。嘗使客作書。略為裁定數字。輒煥然意出。他詩文集並行世。公生平不附黨。專憂國家之急。初由御史出為嶺外監司。道由衢州。郡推官許譽卿攝令事。不為給人馬。守衛監司聞之大怒。召推官廷數之。許君謝罪良久。心銜之。後許君入居省中。值召對。遂奏公啟邊釁。將臨之死。即所謂給事某也。給事在東林有名。公為所誣。人不知其私憾。俱駭然。其時出與給事廷爭者。為御史毛公羽健。至公撰守黔日記。則大司馬馮公元颺叙之。極述公戰守本末。毛馮二公俱東林眉目。一為白其冤。一為表其功。然後天下曉然。嘆公論在人。而并知公生平之不黨也。公歿。其葬已久。而國難頻作。遂使表墓之文。至今闕然。某竊念巨公宿老。今尚有存者。必藉其手筆。始足取信百世。不敢後時。因具述庭訓所聞。畧為具狀。使公孫膚曾孫世耀輩持

以造請得銘其幽石。庶異日國史亦有藉焉。至公生卒及子孫世系俱詳公于文。緝初狀中。此不復列。謹狀。